杜詩批解 十三

十四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二十五

早行 鵬曰當是沂湖南時詩

歌哭俱在曉 道興到險語 夔頭曰歌者行邁有期程遠行之期有定準也言水陸舟似昨日 夔通曰言不覺進也聞見同一聲飛鳥數求食 夔通曰數色角切 潛魚亦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 潛曰魚數出求食所以自餒魚既猶驚矣以小民利之 罟曰網羅其鳥罟罩其漁害物生成此公反傷前王之設法也易曰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 朱曰網罟先王以養民也而後人反以為業賦碧藻非不茂 高王所以平民也而後人反以害民 帆終日征 夔通曰藻水菜也碧藻非不茂也征帆不能遂其性微物尚然況百姓乎 戈未揖讓崩迫開其情 綦曰以干戈未寧故崩迫而情僞日開也 趙曰

開放此情懷於終日征行之間也夢通曰蕭大傳辭棄禮表不勝崩迫之情

過津口夢通曰津口屬江陵左氏傳楚子

南嶽自茲近夢通曰南嶽有自蘆迤邐如衡山也湘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楫趙曰梁元帝烏棲曲為楫春日漲雲岑起自是景意可喜迴道過江口夢通曰水道回旋也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趙曰物之通塞雖微不足道而仁者於物每惻隱其困窘網或塞或通亦猶人有幸有不幸此所以惻隱仁者之心也嵓餘不盡酒瞐有無聲琴夢通曰陸士衡詩嵓餘殘酒瞐有橫琴杜曰即陶淵明有琴而無弦也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陳曰陶淵明君子故獨開襟而已夢通曰陶淵明經曲阿詩眇眇孤舟逝

次空靈岸鄭曰空靈當作空舡廊道元水經湘水縣有空舡峽鶴曰首句云沄沄逆素浪則是自岳遡潭潭州自有空靈灘也況詩與題俱為空靈與空舡自不同

沄沄逆素浪鄭曰沄音雲逆浪謂沂流也師曰落落展清眺去已峽之阻漸入寬平之鄉也幸有舟楫逕得盡所歷妙空靈霞石峻蒲矢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此云霞石霞了了石子如樗蓋指岸石一作枯鄭曰枯古活切木如朝霞也楓枯隱奔峭名括一名括師曰奔謂奔流峭謂峯峭也青春猶無私炎白日亦偏照宋曰為山嶺障閔文偏照也師曰言岡巒互為日旰出沒也黃曰旰晚也略有語意可使營吾居從焉託長嘯師曰南王此喜其景物佳欲託居焉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鄉者留遺恨恥為達人誚迴帆覲嘗巫炎致切見也延黃曰覲覃佳處領其要炎下

宿花石戍 曰按唐地理志潭州有渌口花石二戍當是大曆四年春入潭州作

午辭空靈峯夕得花石戍崖疏開闢水一作山白白狗峽至空靈山花石皆開闢之峽曰言天地開闢以來有此水非禹之所鑿也木雜今古樹地蒸南風盛春熱曰日皆南風其地春熱也四序本平分四時分寫獨悲此凜秋氣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間天造草昧易理亂豈恒數皆自有節何此地之氣候差互乎乃知天地造化治亂之理亦無常繫舟盤縈也曰曰春熱氣候便思治亂無定數藤輪曰言藤蔓盤結如車輪也杖策古樵路罷人不在村罷曰疲倦也曰罷人言民困於征役而罷敝不在村謂其不安居也野圃泉自注十字晝未能極舉目淒然

栖扉雖蕪沒農器尚牢固山東殘逆氣五曰逆

氣殘也殘餘也言未艾也吳楚守王度箋曰安史之亂王命之所及者吳楚蜀而已夢符曰按左傳左史倚相誦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箋曰閽下情不上達也師曰下令減征賦以重斂請於君薄賦以恤民也

早發箋曰大曆四年作

有求常百慮夢弼曰無求則無慮凡有求者不免有憂也斯文亦吾病批閱世知道者之言可以有省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夢弼曰文所以明道治於文者亦吾之病君子以文會友以此故多朋友是以驅馳頻併矣昔人戒垂堂箋曰金之子坐不垂堂今則奔命修可曰左傳罷於奔命濤翻黑蛟躍日出黃霧映煩促癰豈侵夢弼曰言迫於煩熱豈不為癰毒所傷乎顏倚睡

未醒夢得曰醒新佞切酔歌也為舟行之早也澤宮曰昏曉乃中瘴之候僕夫問盥櫛
暮顏靦青鏡顧曰靦他典切暮衰也靦言暮顏衰靦有媿於對鏡也隨意
簪葛巾仰慙林花盛側聞夜来寇幸喜囊中淨艱危
作遂客夢得曰作則箇切又箴作切干請傷直性宋曰謂有人也薇蕨
餓首陽宋曰史記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隠於首陽山採蕨薇而食之遂至餓死也澤堂曰以下結起句
粟馬資歷聘宋曰六國以粟馬資儀秦使之歷聘賤子欲適從夢得曰二柄謂粟薇及歷聘也
適音的主也疑悞此二柄夢得曰一處使人疑誤今甫欲適從其一也

次晩洲鶴曰大曆四年入潭時
叅錯雲石稠宋曰叅錯雲石互相雜然也謝靈運詩沂流觸驚急臨峭阻叅錯

風濤壯泛濫貌洙曰坡陁晚洲非素有名
秀色固異狀堂洙曰異狀言其狀不一也澤曰知名之不虛以有異狀
把身在度鳥上洙曰水漲而船高也
擺浪散峽妨危沙折
花當花洙曰當雖花根與玉蕊無當同然對上文妨字則不等陳舜俞即謂予言危沙記險無他標識故言危沙也
中原未解兵吾得終疎放疎洙曰兵未息一日也
羈棲暫愉悅愉作艱雖羸老反惆悵
解而得疎放以不見用於世也愛商曰甫傷時之擾攘吾豈得終疎放而不憂悶且流落乎

登白馬潭潭時作潭鶴曰大曆四年赴湖南
水主春纜沒曉景最佳處澤堂曰江行
花蕚笑不來蕚洙曰鳥則宿矣自然別澤堂曰登字疑誤
日出野船開宿鳥行猶去宿行猶去笑亦吾笑作者
自批意亦晦吾舟行故視

宿鳥如去鳥花叢似来而不来故不覺自笑此舟行之景人人傷白首處處接金

孟莫道新知要趙曰言為新知之所要也趙詞云樂莫樂兮新相知

迴漢曰屈平離騷濟沅湘而南征夢弼曰甫自此以如衡也澤堂曰新知雖相要我將南征不能久也

歸鴈鶴曰當是大曆湖南時作時吐蕃未寧

聞道今春鴈南歸自廣州夢弼曰世傳鴈不過衡陽故劉孝綽詩有洞庭春水綠衡陽旅鴈歸之句今言歸自廣州著異也見花辭漲海為夢弼曰漲海名謝承後漢書陳茂常渡漲海交趾七郡皆從漲海八也避辛雪到羅浮夢弼曰羅浮山在嶺南惠州羅浮山記羅浮者羅山浮山二山合體謂之羅浮舊說浮山自會稽来今山上猶有東方草木是物關兵氣批語老何時免客愁五澤堂曰鳥得氣先今異於舊當有兵氣以此又動客愁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趙曰五湖霜雪之多秋鴈之不宜故隔而秋

不過也澤堂曰以霜露故不過五湖此常事也今則不然

野望 鶴曰大曆四年春作

納納乾坤大 夢鵬曰裵逐之詩納納江海深補註納納廣大包容見詩人王屑孟東野一不等而有出門即有歲誰知者老杜雖落魄不遇而氣常自若如納納乾坤大向其壯行行郡國遊雲山無五嶺 公自註五曰以為名交趾合浦果有此嶺 夢鵬曰張耳傳南有五嶺顏師古曰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標名則有五焉裵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 澤堂曰無無有之也風壤帶三苗 澤堂曰舜典竄三苗于三危註三苗國名 補曰書註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此詩乃自岳之潭舟經洞庭故云謂無五嶺亦以其地連臨賀始安予樹侵江濶風壤土也 澤堂曰風壤風土也尚有三苗之風野

春蒲長雪消 趙曰蒲長於雪消之後

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八喬口 公自註 長沙北界 鶴曰唐志潭州有喬口鎮兵當是大曆四年春作

漠漠舊京遠遲遲歸路餘殘年傍水國落日對春華樹密早蜂亂 澤堂曰作密誤字皆由註者曲說 江泥輕鷁斜曰 棋水蜜棋也崔豹古今註曰棋一名樹蜜一名木餳而說者謂當作密非也若望樹密自不必別求況言輕鷁而及江泥與密不妨相對 澤堂曰水淺而生泥蜜皆其類也 希曰本草石蜜陶隱居云即崖蜜也又有木蜜呼為石蜜懸樹枝作之木蜜即樹江深隔寺門自當作密 賈生骨已朽 洗云 悽惻近長沙 箋註曰漢賈誼傅天子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以迺毀誼於是天子疎之以誼不自得渡湘為賦吊屈原老子曰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銅官渚守風 趙曰潭州長沙有銅官山云楚鑄錢處則錢乙此渚乃以是得名乎 鄭曰

寰宇記銅官山在湘縣南一百一十八里與長沙分縣界鶴曰大曆四年春作

不夜楚帆落不一作亦避風湘渚間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夔補曰浸子鴆切漢武記火耕水耨應邵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稻長盼謂火耕水耨獨早泊雲物晦遊行波浪堅夔補曰遊行謂沂流而上也洋洋曰早泊而雲阻皆苦意飛來雙白鶴過日已晦逆行而風浪又去杳難攀師曰古調云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南來皆過去難攀之意也

北風公自註大曆四年春暖喜得北風而作也江信宿方行鶴曰當是

春生南國瘴氣侵北風蘇向晚霾殘日趙曰言晚之後蒸欝生瘴

初宵鼓大鑪夔補曰言蒸熱如大鑪之火也莊子大宗師篇以天地為大鑪

如橐鑰也爽鳽卑濕地洋曰傷悼賈誼傳既以謫居長沙卑濕自傷為賦澤堂曰鳽其卑濕之

氣也與携異之携同聲板洞庭湖趙曰言風之清爽雄大如此也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呼趙使晚唐人作北風詩形容寒縮定不介此有豪意趙曰魚龍懼而藏伏鳥獸驚而呼鳴則風之勢可知趙曰南史宗慤傳慤年少叔父問其所志答曰願乘長風破浪萬里浪愁絶付摧枯執熱沈沈在淺曰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凌寒徃徃須且知寬疾肺不敢恨危塗漢書曰破浪非可貪以滌除故喜之摧枯雖合愁絶今且任之者蓋方執熱不可不徃徃須寒以滌之也且肺疾得少蘇風浪之危不敢恨也此三句一串反覆說再宿煩舟子為信趙曰詩招招舟子衰容問僕夫時復問僕夫南北衰容忘事今晨非盛怒黃曰邵平衰容南北盛怒謂風也宋王風賦浸淫溪谷盛怒於土囊之口便道即長驅隱几者帆席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隱憑也雲山湧坐隅黃曰言波浪之湧如雲山也

詠懷二首 鶴曰大曆四年春自岳州上潭州時作二

人生貴是男 洙曰莊子榮啓期三樂亦曰人之所貴者男也而予幸得之一樂也丈夫重天機 夔龍曰人為萬物之靈也 未達善一身得志夫所重者天機之靈也 夔龍曰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得志則澤加于民 嗟余竟轗行所為 未達善一身得志

軻將老逢艱危胡雛逼神器逆節同所歸河洛化為血公侯草間啼 洙曰胡雛安史也逼神器言陷長安也安史亂河洛之間格鬬尤甚故云化為血公卿奔竄故啼於草間也 西京復陷沒翠盖蒙塵飛 翠曰河洛既陷而京師亦為祿山所破故曰復陷 萬姓悲赤子兩宮棄黎微 洙曰玄宗肅宗也 師曰紫微垣乃帝座也 候忽向二紀妖雄多是非 師曰言祿山敗思明又起也 本朝再樹立 夔龍曰本朝宗也 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

諸上官督有司師曰貞觀時米斗三錢行旅不齎粮尚乏上下督責故未及貞觀也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師曰言進用者皆以勢援何暇扶持於甫哉疲甿苟懷策婁屑無所施宋曰言上下顧忌無所施為也舊注曰疲甿甫自言衰老雖懷策畧何所施設古詩未路苦棲屑禹湯罪己漢武哀痛之詔皆先王之事下詔痛自刻責歲月不我與舊注曰晉宗即位嘗下詔曰論語曰月逝矣歲不我與蹉跎病於斯夜着鄜城氣舊注曰斗牛之間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在豫章豐城獄田首蛟龍池舊注曰晉張華傳載記雲雨非復池中物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詞師曰言視齒髮豁凋不復若寶劍蛟龍之亨奮也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師曰言禄山紊紀綱聖人已遠不復見三代之治也

飄颻挂水迸悵望蒼梧暮朱曰挂水出會稽禹崩之地蒼梧舜葬之所鶴曰湘水自桂州離江而下故云挂水夢得曰甫添雖至于虞舜之君不復作也澤堂曰悵望蒼梧乃聖人也潛魚不銜鉤走鹿無反顧意朱曰皆避難也夢得曰古人有言曰鹿死不擇音鉤而走險急何能擇擇皦皦幽曠心拳拳異平素朱曰亂雖之際不得遂其平昔幽曠之心而反拳拳然屈身以求其全也夢得曰拳屈也衣食相拘閡鶴曰閡五骸切不通也又礙也朋知限流寓夢得曰謂舊友隔遠谷在一隅也風濤上春沙十里浸江樹逆行少吉日歷風濤之險也時節空復度空一作立吉日必故虛過時節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具牽纏加老病瓚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為足名數澤堂曰上江不過一死生而名數之猥多耶多憂汗漫源拙

訐泥銅柱師曰昔桑人避亂於桃花源今我泥于銅柱山其訐甚拙又且多憂得無汙辱於桃源乎愛爾曰泥乃訐切不通也桃源在武陵又廣州記馬援到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虎狼窺中原焉得所歷住賊充所不可為久住計澤堂曰耶葛洪及許靖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句漏令遂將子弟俱行至羅浮山鍊丹許靖字文休避董卓之誅走至交趾後以劉璋所招八蜀為先主臣避世常此路賢愚誠等善自愛各馳騖陳曰葛洪曰騖亡許靖皆避世之士其賢如彼況吾之愚因於馳騖注曰揚推曰方其有事則聖賢馳騖不足遇切也驅也瓏瘠且如何魄奪針灸屢擁滯僮僕慵稽留篤師怒注曰稽留遲滯也篤師舟人也終當挂帆席天意難告訴南為祝融虫容注曰祝融峰名多神仙所居方之火政也故長沙郡南嶽衡山有祝融司南岑

兇彊親杖屨結托老人星羅浮屢衰步 宋 曰言老人星在南極羅浮山則在嶺南也 吳 曰甫欲養老于羅浮山庶幾杖屨之可遊也

望嶽 唐 曰大曆四年初至潭賦此

南嶽配朱鳥 唐 曰衡山者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朱鳥之星也秩禮五嶽之南嶽南方川 遺 曰秩等也 宋 曰書望秩于山文通詩歙吸鵾雞自百王歙吸領地等秩之禮百靈悉 宋 曰地之百靈 遺 曰江文通詩歙吸鵾雞註云猶俄頃也 吳 曰歙許勿切疾皃

炎方鴻一作漪 吳 曰淮南子漪濛鴻洞莫知其門 遺 曰雖無風致典重有法 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 命 曰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今則亡 宋 曰自戰國縱橫而巡狩之禮亡矣有虞舜也謂五年一巡狩也 洎吾隘世綢 洎一作泊 行邁越瀟湘 趙 曰公之所以行邁者以世隘窄故欲曠懷江湖之上 渴

日絶壁出趙曰難逢日霽望日影出於高峯如渴也義如渴雨之渴漾舟清光旁
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作二峯一紫蓋獨不朝爭長
槩相望爭長言相峙而立有如爭之也夢簡曰五峯祝融紫蓋天柱石廩芙蓉也曰
諸峯皆朝於祝融獨紫蓋一峯勢轉東去昔人有題曰紫蓋自知天尚遠低迴無語獨朝東語雖不高亦
頗有意長丁丈切夢簡曰槩音槩山高皃
恭聞魏夫人羣仙夾翱翔魏夫人神仙也幼讀書喜神仙嘗有四仙人降之車從鮮盛夫人詩華存字賢安晉司徒舒之女也
既與仙者遊盡傳其秘術壽終日以杖代尸而升天封南嶽夫人治南嶽夢簡曰祝融峯上有青王壇名
魏夫人壇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率迫限脩途未暇杖
崇岡未一作何歸来覲命駕致切見也覲羣沐浴休玉堂三
歎問府主昌以贊我皇牲璧忍乙漢衰俗忍一作感神其思降

祥 洙曰吳都賦王堂對雷石室相距註皆仙人所居也故有三歎之問謂世亂俗薄祀典闕不舉欲贊之於帝崇牲璧則神必降祥於此矣 漢堂曰牲璧豐薄任此裹俗但為我皇可降福祐

清明二首 鶴曰大曆四年初到潭州時作

朝来新火起新煙 洙曰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 趙曰唐制清明日賜百官新火

湖色春光淨客舡 綉甫感文禽銜花之自得歎人之不如也釋子騎竹馬而戲傷已之老而不若也

緒羽衝花他自得 衝花一作銜花

顏騎竹我無緣 愚曰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可憐 言 漢堂曰胡童結束乃北方風俗楚女乃南中所見還難有言不見宂王城舊處 愚曰宂王乃長沙定王漢景帝子也 鄭曰寰宇記潭州長沙縣宂王廟在縣東一里廟連岡高七丈俗謂之宂王岡

長懷賈傳井依然 修司 曰盛弘之荊州記曰湘州南下大狀如壺即誼所穿井今為陶侃廟種栢猶有存者 東賈誼宅有井小而深上斂 誼宅

虛霑焦擧為寒食 焦一作推 梵骸有龍忌之禁擧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輟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擧既到州乃作吊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由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 愛瑮 曰甫言旅寓對景不足於饌為虛霑耳故繼有實藉卜錢之句也

實藉君平賣卜錢 愛瑮 曰前漢王貢傳序蜀有嚴君平脩身自保卜筮於成都寺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鍾鼎山林各天性 趙 曰擊鍾而食列鼎而烹富貴人之事也山林則隱逸之人廉貪賤而甘之與好富貴者各天性而已

濁醪麤飯任吾年

既無盛饌姑且濁醪麤飯

此身飄泊苦西東 愛瑮 曰謂避亂荊楚也

右臂偏枯左耳聾 趙 曰

出素問黃帝言以變對風曰或為偏枯寂寂斡雙下淚悠悠杪左書空師曰右臂既偏枯書空者唯左而已悠悠世論骸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但書空作字吏民竊視已十年蹴踘將離遠萬里鞦韆習俗同趙蹴踘鞦韆皆清明景物分著二句而將離遠更自悽然非謂軍興也夔曰蹴踘古鞠以為戲也夔曰甫言去鄉之遠而習俗皆同也荊楚歲時記春節懸長繩於高木士女祛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鞦韆古今藝術圖曰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矯秦曰鑽燧改火春取榆柳之火以順陽行火氣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煙花裏煙一作鶯漢主山河錦繡中趙語有渾意翁曰渾言也白頭翁翁曰四句懷長安而嘆其在湘潭也夔曰此蓋指長安而言昔過洞庭會作一詩云公思故鄉也風水春來洞庭濶風水一作春去白蘋愁殺

既而思杜員外落句年去年来洞庭上
白蘋愁殺白頭翁鄙夫之言有娓於杜

客從

客從南溟来遺我泉客珠趙曰任昉述異記南海鮫
眼泣則出珠鮫人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
泉仙也又名泉客人即水
珠中有隱字猶隱語也曰隱字欲辨
不成書緘之篋笥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血哀今
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血哀今
徵斂無趙曰必用泉客珠言其珠從眼泣而出也至於化為血矣猶憲公家之徵斂而無已供之
倂曰此詩寓意公家徵斂而索其所無有之物詩云
當曰語特奇古故不可解商錢時或為是而作也鶴曰大曆四年春按史大曆四年三月遣御史

發潭州

發潭州鶴曰自潭至衡時作

夜醉長沙酒

湖水取湖曰荆州記長沙臨水為酒酒極清冽

崖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 漫興 曰甫旅寓長沙不遇知音而去舟行觸目惟江岸飛花檣燕似有送留之意也賈傳才未有 漢 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 鼂 曰言今則亡矣褚公書絶倫 唐 曰案唐書褚遂良博涉文史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名高前後事回首一傷神 送李

雙楓浦 萬 曰按圖經在潭之劉陽縣 鶴 曰曆四年去潭州時作

翳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摧自驚衰謝力不道棟梁材

浪足浮紗帽皮須截錦苔 趙 曰紗帽隱者之巾今欲乘此楓泛江而上天於此皮上江

戴紗帽而浮其上則有苔蘚不能不滑故須截錦苔而乘也

邊地有主暫借上天迴 趙 曰欲尋無主之地傷世狹也 譚 曰此詩用乘槎意也

曰覽雙楓之摧朽自豐衰謝不合棟梁真如此也

才徵歲晚尚虛名卧病江湖耆復生藥畏闌心詩摠
廢[尤]曰言心在療病無暇於詩也[黃]曰公在衡郭
州酉[黃]曰受[鵬]在潭大曆四年也

[尤]曰魏武帝樂府庭中花照眼句還成[照]眼[潭]
[黃]曰兩句一意只同燕石能星隕[師]曰荀子宋之愚人
得燕石於梧臺側藏之以為大寶齋七日端冕元服裒[鵬]
齋櫃十重客見之倪而掩口胡[尤]盧而笑曰此燕石也
其與尾覺不[珠]殊曰左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自得隨珠覺夜明
[黃]曰言郭判官之詩如隨侯之珠也淮南子註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珠]
[師]曰喬口橘洲乃荊衡之地搜神記隨珠徑寸夜明光明[珠]喬口橘洲風浪促
繫帆何惜片時程[鵬]曰欲訪郭已也

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　郭受

新詩海内流傳久舊德朝中屬望勞 夔評曰子美乃先朝舊德
天下仰望冀其大用故也郡邑地卑饒霧雨 夔評曰荆楚之地多霧瘴也
江湖天闊足風濤 夔評曰峽江之
醉蓮葉舟輕自學 松醪酒熟旁者
舟若神吾問曰操可學乎曰可善游者數習而後
能 夔評曰言舟輕
如蓮葉荆楚之人善操舟子羨
久居此地漸
學為之也 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
 曰邢子才荀一文出京師為之紙貴 顛曰世說
庾闡字中祁作揚都賦人競傳寫都下紙為之貴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曰按史大曆四年十二月廣
州人馮崇道及勉遣將李觀討平之則勉是四
年秋冬之交赴廣州公是年在潭今題曰衡州
蓋誤也當
作潭州

斧鉞下青冥 顧曰青冥者天也言天子賜李以斧鉞也樓船過洞庭 顧曰樓船舡上有樓櫓過洞庭遷之廣州也北風隨爽氣 顧曰言自北而南帶爽氣而来也南斗避文星 杜南惟公一人而已抗壯可稱 夔曰謂北斗以日月籠中鳥 史詩習習籠中鳥擧翮繩四隅 顧曰喻局促不得騁也左思詠乾坤水上萍 顧此等不足為工鳥字無分別是萍小而近日月自蜀時如此相應後兩語亦適可之槩 黃庭堅曰喻流貶無定止也凡作詩須要開廣如此句乃是學詩者一門户也 澤堂曰日月之久而為籠鳥乾坤之大而比水萍羈繫之苦漂泊之遠可知王孫丈人行 顧曰行音項 宋曰匈奴垂老見飄零 顧曰子美客居如籠鳥水萍豈意垂老之年尚見飄零所乎 夔曰此言李勉暮年赴嶺南節度也 澤堂曰王孫是丈人行

迴棹趙曰此公厭荊山之熱憶峴山之涼欲迴棹而往蓋公本襄陽人也鵬曰魯謂是大曆五年作然詩云四年至衡州畏熱欲歸襄陽而卒留于潭宿昔試安命趙曰奈何而安之若命私自便尚終不若命人之不畏天者也勞生繫一物趙曰人之勞生不免繫著一物若名是矣為客費多年鄭曰荊州記衡山縣西有回雁峰周旋數百里衡陽縣蒸水出焉高四千一十丈蒸池疫癘偏也散才嬰薄俗薄一作薄俗貢前賢趙曰賢者每以跡為累故以絕跡為貴前賢以為負愧於前賢矣鄭曰寰宇記衡陽縣蒸水者其氣如蒸作舊趙曰以閑散之才為昏嬰統此同乎流俗之意有跡邦閣眼趙曰巾拂所以莊甫形容之物舄弁畢易滿缸中放曠而不用矣弁音弼曰凍音東裹音邑甫裹之多也火雲滋垢膩凍雨裹沉綿裹彌曰凍音東裹音邑甫

雅夏月暴雨謂之凍雨沈
疴綿留氣序澤堂曰沾
濕於沉綿之際強飯蕁
添滑夢弼曰強其亮切蕁音純本草蕁生水中春夏
細長肥滑三月至八月為絲蕁九月至十一月
為猪蕁端居茗續煎夢弼曰按茶錄潭邵之間渠江
莖可啜立鐵芳草異常翁曰余嘗官茶鄉人每年採擷其色如
茶客至緡以六七則知茗
漢水上涼憶峴山巔夢弼潭之地最為卑濕蒸鬱之處故
清思漢水涼憶峴山公本曰漢水凉峴山皆襄陽也湘
襄陽人豈懷鄉之語乎
順浪飜堪倚曾曰自岳之潭為上衡為上
水自衡回潭為順水湜曰
江賦馮夷倚浪以傲睨
迴帆又省聲吾家碑不昧
湜曰晉杜預平吳後刻二碑記勳蹟一沉萬山之
下一立峴山之上補註公
氏井依然湜曰襄沔記王粲宅在萬山之東
有井夢弼曰吾家王氏餘對
襄齒澤堂曰將扶也几杖將
茅茨寄短椽灌園魯取適夢弼曰烈女傳於陵子楚

王欲以為相遂與妻俱逃而為人灌園莊子皆有漁父篇成名異魯連朱曰史記魯仲連齊人責新垣衍帝秦秦軍為之却五十里平原君欲封之辭不受趙曰如滄浪之漁父不求名聞仲連辭不受封猶為取名也篙師煩阿爾送曰篙始勞切進船竿也朱夏及寒泉趙曰語篙師云煩朱夏之際越及寒泉之為可挹也豈却仍往峴乎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鷟曰裴虬大曆五年四月已出軍共平臧玠之亂而公亦去潭之衡當是四月夏作

白月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群公餞南伯爾雅曰餞謂群公祖餞南伯謂道州南方也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郡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夢弼曰郡人甫自謙於裴為末親自

幼年已佩服其德是以欲盡其底蘊以告之也盛名富事業無取愧高賢
自謙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
無嬰於喪亂以變名節宜保之若金石及此
之固子義以骨肉之義故其所言
氣蘊君子前
其為計則拙其為道州
得甦會合苦不久
苦或作共
哀樂本相纏交遊颯向盡
颯
裹也颯宿昔之餘
促觴激百慮掩
抑淚潺湲
九歌橫流潺湲方
向盡平昔契舊囘首茫然還寧不感萬慮而潺湲為之潺湲乎
熱雲集曛黑
曛月未生天
月滿四五輪明
白團為我破
白團謂
扇也別筵夜熱團
扇為之搖破也
華燭蟠長煙鵾鷄催明星
古活切

鶻何葛切夢彈曰鶻鶻求旦鳥也解袂從此旋上請減兵甲下請安
井田占師曰夜已闌矣始分甲井田為戒古人謂贈之以言者此也永念
病渴老附書遠山巔
奉送王信州崟北歸鶻曰按唐志潁州舊亦為信州詳詩中海甸及潁川之句當是潁州也大曆四年夏作夢彈曰崟魚音切
朝廷防盜賊供給愍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典信州
典一作能典蒼生今日困天子鄉時寡井屋有煙起瘡痍
無血流趙曰追言天子前時以蒼生之困而選王君為守其効至於井邑有烟則逃亡復業矣瘡痍無血則誅求不弭矣
壤歌唯海甸趙曰擊壤之歌也唯海甸則時淮海無虞也夢彈曰按藝經壤以木為之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遠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蓋古戲也

帝堯之時老人擊壤而歌於康衢 晝角自山樓 澤堂曰年豐盜息之狀只一自字可知晝角不用於戰耳 白髮寐常早 趙曰公自言也 澤堂曰下句演上句白髮早寐乃安逸之意 荒榛農復秋 趙曰言荒年之後又復有秋矣 鮮龜踰卧轍 澤堂曰漢侯卧轍不許去 夢 遣騎覓扁舟 注曰鮮龜印而歸也 晉書劉真長遣騎覓張孝廉舡扁舟小舟也 夢 澤堂曰鮮龜言任滿鮮龜印而歸也 太守被徵百姓攀轅又復有秋矣 趙曰言荒年之後又復有秋矣 鮮龜踰卧轍 澤堂曰漢侯卧轍不許去 夢 遣騎覓扁舟 注曰鮮龜印而歸也 晉書劉真長遣騎覓張孝廉舡扁舟小舟也 夢 澤堂曰鮮龜言任滿鮮龜印而歸也 太守被徵百姓攀轅 趙曰言荒年之後又復有秋矣 鮮龜踰卧轍 澤堂曰漢侯卧轍不許去 夢 遣騎覓扁舟 注曰鮮龜印而歸也 晉書劉真長遣騎覓張孝廉舡扁舟小舟也 夢 澤堂曰鮮龜言任滿鮮龜印而歸也 太守被徵百姓攀轅又復有秋矣

江渾魚掉頭趙曰此言離別之景也尉佗雖北拜沫曰尉紆物切陸賈傳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曰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尉佗魋髻箕倨見賈賈因說佗宜郊迎北面稱臣於是佗乃蹶然起坐謝賈卒拜佗南越王令奉漢約臣以朝漢朔望箋曰謂戎順服也廣州記尉佗立臺拜號為朝臺升太史尚南留箋曰太史乃公自叙留也沫曰太史公自叙滯南周軍旅應都息寰區要盡收九重思諫諍八極念懷柔從倚瞻王室從容仰廟謀故人持雅論絶塞豁窮愁趙曰故人指王信州之論也言聞王信豁寓之愁也復見陶唐理箋曰以代宗也堯也甘為汗漫遊托非子羨吾不讀之矣遂淮南子神仙傳盡敖見義箋曰堯代宗也甘為汗漫期於九垓之外趙曰言既復一士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方外之士也唐堯之化則無心從官而甘為

哭韋大夫之晉鶴曰公有送韋中丞赴湖南詩當是韋鎮湖死於鎮所大曆四

年夏
作

悽愴鄒瑴邑鄭曰鄒須倫切國名沫曰左傳晉謀去故繆諸大夫曰必居鄒瑴氏之地師曰鄒子美悽愴以傷之故

差池弱冠年夢弼曰甫言少年與韋大夫結交也

沫曰曲禮二十曰弱冠

士人一作丈人一作丈人擇堂曰自喻文律

吻禮數大人

早周旋與沫曰左傳君周旋

綦閣黃圖裏沫曰三輔黃圖又漢官闕名

簪盖邊沫曰沈休文碑陪龍駕於伊洛待綦盖於咸陽

尊靈真不忝端雅獨

翛然貢喜音容閒夢弼曰甫以貢禹自比也接集上左丞詩曰竊効貢公喜今韋大夫已死故云音容閒也

漢書王陽在位貢禹彈冠沫曰

馮招疾病纏鄭曰馮馮太沖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夢弼曰甫欲擬効馮公之招隱奈為渴病所纏不可得也擇堂曰扯方欲以工部負外八朝而以病不得行茲詩所謂八朝病見妨是也

南過駭蒼卒北思

悄聯綿朋鳥長沙諱澤堂曰言甫少時叨蒙韋大夫公之喜而不得再接音容及甫見招以郎官則又疾病不得入朝與大夫相接無期不謂南來倉卒可駭如此而與甫共思故國而已此以上公自言與韋大夫前後聚散差池事也蓋韋左遷節鎮南方始與公相遇未久而卒故也賦鵬一句方指韋死非公自謂舜牛蜀郡憐之德也趙曰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素車猶慟哭夔注曰素車喪車喪服也寶劒欲高懸洙曰見把劒事徐君詩漢道中興盛澤堂曰建武永平未盡中興之美夔注曰韋賢傳宣帝即位賢為丞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冲融標世業澤堂曰清通之才標見世業磊落瑛時賢城府深朱夏江湖眇霄天綺樓閣樹頂閣一作高飛旐泛堂前澤堂曰言大夫所居城府如此

而素旐已出素幙挽歌如對風物而只
為大夫已逝故公則興盡而跡斷也帝幕疑風鶩
韋無所棲托如鶩之巢於幕也師曰帝音繹小幕也詩曰
韋白憤賦跡斷孝廉舡曰
虛白室 夔 曰莊子虛室生白之室歸長夜之堂
世說張憑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宰初欲詣劉
真長鄉里又同舉者共笑之張遂往詣真長延之上
座清言彌日曰留宿至曉張還舡同掾問何憂宿張笑而不答頃
史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舡同旅惋愕即同載詣撫
軍至門劉進曰下官今日與公得一
與之言咨嗟稱善
即用為太常博士 澤 曰
老来多游淚情在強詩篇 童孺交遊盡結起句 宣卑俗事牽
誰繼方隅理朝難將帥權
春秋褒貶例名器重雙全
夔 曰言韋大夫之化去朝廷無輕以兵權授人也 夔 曰左氏成公二年傳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澤 曰言韋公有雙全之美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鶴曰江閣近潭州
容子庖厨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秖瘦長夏想為情 鐸曰以想為情言思飲食也滑憶彫胡飯 洙曰沈休文詩彫胡方自炊香聞錦帶羹 夔曰荆湘有錦帶春末開花紅白如錦其苗亦嫩脆可食 浦曰荆湘有錦帶吐綬鷄也其肉脆美堪膾 作鱠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罍 一作觜致 鶴曰溜匙指飯暖腹指羹

潭州送韋員外迢牧韶州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 鶴曰當是大曆四年作韶屬嶺南道秋 漢紀典郡守為符守註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夔曰書音義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 浦曰假漢美唐也分符先令望 洙曰同舍郎故用同舍白首多年疾 趙曰言自洞庭天昨夜涼洞庭無過鴈 詳杜詩批解二十五 十九 詳書疏莫相忘 趙曰言自洞庭而往彼雖無過

鴈以寄書去而彼中書信却不可忘也澤堂曰老病遇寒宜有煖熱之資但洞庭以南無過鴈則恐忘其書疏相問也此有相千之意而不盡言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　韋迢

江畔長沙驛一作澤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甫之善詩也趙曰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小郡海西偏趙曰小郡者韋自謂韶州也地濕愁飛鴈天炎畏跕鴐趙曰跕鴐鴈註並見前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

酬韋韶州見寄鶴曰四年大曆作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疎深慙長者轍趙曰言見過之無人也重得故人書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

如雖無南過鴈希曰衡陽有回鴈峯相傳鴈自此而回是時公在潭故云耒魚洙曰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夔曰韋相憶無南鴈故公以北來魚戲之蓋謂鴈不過衡陽而瀟湘北流也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韋迢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峯翠湘潭一葉黃鶴曰湘潭縣屬潭州韋自湘潭寄詩而公在潭也故人湖外客夔曰故人指子美白首尚為郎趙曰杜公晚為員外郎馮唐顏駟白首為郎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薛曰顏延年和謝監詩盡言非報章即用布所懷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

戀闕勞肝肺論材媿杞柳亂離羞自救終是老湘潭

千秋節有感二首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来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

朱曰唐玄宗紀上以降誕日讌百寮於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鳳紀編生日夢弼曰言禮官書誕節於鳳闕龍池

墜劫灰趙曰玄宗龍潜舊宅東有舊井忽湧為小池常有雲氣黄龍見其中帝即位建興慶宮遂為龍池及幸蜀前一夕躍然巨空望西南而去饒曰漢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墨有外國胡道人云此是天地劫灰之餘也夢弼曰墜七豔切坑也

相川新淚淚朱曰二妃湘淚灑竹成斑趙曰公自言去長安之遠而感泣者也秦樹遠樓臺趙曰望其樹與樓臺俱不見也寶鏡群臣得金吾萬國回帝曰寶鏡謂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逸曰金吾

將軍禁衛者師古曰金吾也辟不祥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灌園曰萬國朝於聖節金吾受外國之朝禮也衢樽不重飲而致樽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衢樽謂當時賜宴也白首獨餘哀各得其所宜今公所言則謂之酒群臣皆得盡飲正如所謂衢樽也御氣雲樓敞蒙曰明皇雜錄曰御字當作馭字勤政樓大陳聲樂灌園曰樓上宴百官之樓舍風綵伏高仙人張內樂蒙泊曰鄭棨開元傳信記曰吾昨夜夢遊月宮月宮諸仙子娛玄宗謂高力士曰吾昨夜夢遊月宮月宮諸仙子娛之音非人間所聞也吾遂以玉管尋之盡得其聲力士請曲名上曰紫雲曲遂載于樂冷太常刻石存焉王母獻宮桃蒙曰漢武故事七月七日西王母降於承華殿上遺帝桃七枚自食帝以其核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國地薄種之不生滯情不遺慈心尚多不死之藥未可致也帝又以桃七枚與帝羅襪紅蕖豔微遺曰言樂人也治神賦凌波步迎拜請不死之藥母曰若芙蕖出綠波金鸞白雪毛梁曰馬名也曹子建詩金鸞飾金羈舞階銜壽酒曰鸞

即是日群臣酺獻萬歲壽酒及玉冰所謂群臣獻甘露酌酒也漫錄
秋毫 舊彈曰索昔名切勁之繩也謂走索以為戲也聖主
他年貴 澤堂曰追念明皇帝之貴之昔日也邊心此日勞 通曰今
在邊遠之地而感望也 澤堂曰語兌而意諷
桂江流向北蒲眼送波濤 趙曰

以見公北望長安之切是時公在成都今在潭州建
已月崩千秋節由是而罷頻傷八月來之句前篇云湘
川新淚後篇云桂江源自桂
州瀟江而下經零陵以至于
潭今公在潭作此詩故
云

藤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 并序 蠻曰大曆四年潭州作

藤大侍御涣靜者也
客人事都絕久矣肩
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檝而已

茶酒内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
人接對明日憶其湧思當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
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藺至矣
龐公不浪出藺氏今有之 盧曰昔龐德公居峴山之南不應州辟命未嘗入城郭今藺涣不交州府頗有其風也 王曰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 魏文帝為太子時有七子從之游皆能詩如謝靈運江文通皆擬其作黃初年號也乾坤幾又覆楊馬宜同時 趙曰言世代變遷而名終不歇可與楊雄相如齊名於當時也今晨清鏡中 元曰封二年芝生甘泉勝食齋房芝 趙曰芝生一莖九莖連葉 盧曰言讀涣之詩意味清新過於齋房芝本草芝輕身延年不老 鄭曰兩句一意 趙曰變白昨夜余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 趙曰添一作生 盧曰變白為黑以聞其詩之故耳

舟接天昨一作永接
天一作火滅
靈未敢散
慈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容齋手筆云杜子美贈蘋詩中云再拜
湘娥簫外悲
娥皇女英也百
靈聞風破寒江遲
破一作波亦奇遲曰宗
閏誦詩而皆言百
来也
閏誦云附書與裴因示詩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并呈蘋此生已娉須人扶致君堯舜
付公等早擾要路思少喜剽盜善用白鶂巴蜀商人苦
之瓘辟從事繼走交廣踦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
静隐者也蘋在廣洲作變律詩十九首上黃帥其向誰
道難有過不得意四海行路勉
曰養癰亦老筐空床此意一
養蠻絲葉盡蠻不女在大織萬夫在先世險門吾徒當
静隐者也蘋在廣洲作變律詩十九首上黃帥其向誰
道難有過不得意四海行路勉
曰養癰亦老筐空床此意一
養蠻絲葉盡蠻不女在大織萬夫在先世險門吾徒當
轉蒲猶未定其魂無所依之疑徒有疾紛惡下道来邊棄不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勉
為二曰飛長壽安鄉大福成亦高挂惡木枝行手持人百步外目引

知其人矣杜贈潔詩名為記異語意
不與宅等歟有旨哉澤堂曰遲長也

可歎鶴曰詩云太守頃者領山南則詩作於李
勉大曆二年入朝為京尹後當是大曆四
年勉入廣時
公在潭州作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涉曰雲本無衣以為衣人以
為狗而已趙曰浮雲固變態不常之物然初為白衣
變為蒼狗譬萬事之變不可名狀也希曰維摩經是
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故此用其意而變其語

古往今来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挑此為河東
涉曰非特雲也古今人事亦如此者近

者抉眼去其夫抉一作睨其夫王季友貧醜如
趙曰東北人方言不喜見者每曰抉眼抉眼中之物而去之
動引經夢弼曰義其通經也堂曰丈夫即女之夫丈夫正色

澤豐城客子王季友濂

曰鮑欽止曰江西觀察使李勉時王季友兼監察御史為副使今洪州使院有題名可考趙曰王季友正色引經在唐文粹載季友詩觀公全篇所云則王佐之才矣群書萬卷常暗誦夔彦邦曰謂其博涉也孝經一通着在手夔彦邦曰美其孝友也貧窮老瘦家賣好事孰之為攜酒夔彦邦曰好讀去聲嗜酒看從遊學豫章太守高帝孫夔彦邦曰豫章南昌故郡也唐鄭惠元頎父鶴曰按豫章圖經唐王季友鄱城人家貧賣履博極群書李勉引為賓客敬之善為詩見元結篋中集趙曰此下述季友事也聞道三年未曾語小心且言其逢主人李太守得之更不起人生反覆着亦醜趙曰恐懼閉其口

言人生相得氣合則勿疑若更反覆則旁人看之亦醜也夔彦邦曰王季友通經孝友之士也見愛於太守

李侯而見惡於其妻亦足見人生反覆萬事變更如浮雲然茲可歎也澤堂曰未嘗有論說計策而太守待之不踰時俄頃不可掩也趙曰謂如明月之珠不貧而去之者不俟耳日明月易得也紫氣欃槍衝斗劒趙曰謂如鄭城之劒不可掩也趙曰二人指李太守王季友也時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趙曰李勉常為梁州刺史梁蜀山南道節度使太守頃者領山南趙曰李勉常為梁州刺史梁蜀山南道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顏色高山之外皆培塿趙曰言王生之色如仰高山其餘人真培塿也趙曰都苟切塿路苟切說文小土山也趙曰言太守顏字下為于偽切用平水土地為厚沫曰書地平天成又禹平水土王也論道阻江湖李也疑丞曠前後沫曰三公論道經邦左輔右弼前疑為後丞趙曰王也可以論道而留滯於江湖阻隔於死致身李也可為疑丞而天子前後曠斯人也

為星辰終不滅（漁洋）曰莊子太宗師篇傳說得之以比於列星致君堯舜馬肯朽吾輩（六下）董碌碌飯行風后力牧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長廻首（批）風后力牧迓及黃帝時良臣也（師）亦頗無謂（宋）曰風后力牧可以論道可以契元以輔王室故回首以眷思之（七上）丞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

錢米（鶠）曰唐志元帥府有行軍參謀開元十二年罷尋復置詩云恭惟同自出蓋公之祖母盧氏即所誌范陽太君者參謀其族子也

（自註）時丈人使自江陵在長沙待命息肩支給

大曆四年

潭州作

恭惟同自出（洙）曰左傳我之所自出謂我甥也（希）曰實融傳孝景皇帝出自竇氏註云出生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夢弼）曰公之母鄭氏參謀之母豈亦鄭氏耶（妙選）異高標

澤堂曰外姓則同出而紗選則人物自異企羨之詞八幕知孫楚督楊州事孫楚為參軍披襟得鄭僑趙曰但借鄭僑趙曰左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僑子產名也丈人藉才地趙曰丈人指閻冠雲霄顧曰言盧五參謀門閥冠雲霄顧曰言盧丈積日累月立功而致表揭高於雲霄也田千秋傳無閥閱功積功也閥閱經歷也老矣逢迎拙相於契托饒趙曰言雖衰老拙於逢迎而與盧所以契托饒綏也賜錢傾府待爭米駐船遥希曰府謂江陵府也顧曰謂盧氏急也澤堂曰以軍民爭米欲遠來支給待息旨未到先支錢米以民心焦隣好一鄰難薄澤堂曰隣好一句皆用左傳救災恤隣語言函崴不得隣州之糴泯心杼柚虞注曰詩大東小東杼柚其空趙曰盧之使江陵也當艱難之際杼柚空而民心焦熬不可多斂以為隣好之奉也客星空伴使虞注曰使所公自謂也伴使以言伴盧史切浚漢李郃傳字孟節鄭人善河圖風星召署幕

門候吏和帝分遣使者二人到益部按郡徃夏夕露坐郡因仰視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曰何以知之郡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

耳寒水不成潮顧曰言水淺也峽人以春水生乃行船也澤堂曰言玉丈不能相濟無以渡也夢溪曰秋興賦素髮颯以變白潤如寒水不潤即景素髮乾垂領垂領澤堂曰乾居寒切

醉酒或連朝沫曰中山有酒一醉千日趙曰公自言也

牽率老夫夢溪曰謝宣遠湖山合動搖把牽率動搖恰是夢溪曰言為詩得湖山之助也

答靈運詩牽率酬嘉藻時清非造次興盡却蕭條澤堂曰既自悲復自誇言雖貧困衰病至於飲酒賦詩當令湖山動搖但以時清非造次可遂望令人興盡生悲天子多恩沫曰趙高指鹿為馬夢溪曰言天子聰明也

澤蒼生轉寂寥休傳鹿是馬

莫信鵬為鴞為一作如可夢鵬曰北冀信鵬為鴞可也鹿馬不
長沙王傳有鵬似鴞飛入坐隅迺為賦以自廣未解依依袂還掛汎汎瓢流
年疲毉蝀率地疲宇沉著痛癢鍾在堂歲事云暮體物幸鷦鷯巢林不過一枝文賦體物而瀏亮
澤堂曰疲於聽秋虫幸自比傲禽辜負滄洲願誰云
晚見招通曰滄洲神仙遠去不可以晚居澤堂曰不
得尋仙侶招為榮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軍中須襄陽幕府天下
異澤堂曰此當馬之地判官所往也主將儉省憂艱虞抵收壯健勝
鐵甲豈困格鬬求龍駒而今西壯自反胡騏驎蕩盡
一疋無龍媒真種在帝都子孫未落西南隅向非戎

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顧頼（曰與憔悴同）衣冠往往乘蹇驢梁公富貴於身踈（判官之帥也）求馬之將（曰此）誦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為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迴北狄羅網（一篇出金帛）劉侯奉使光推擇群馬籍馬多志在驅除（曰入題方）淄淄才略滄溟窄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手兼菊花路傍摘（曰以提壺手兼採菊於路傍也）九州兵革浩茫茫三歎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潸淚不覺老夫神內傷（曰不知我心悲）○通篇只以吏語敷述末端忽出冷語便覺一篇生色

重送劉十弟判官鶴曰大曆四年秋在潭州作

今源永韋汾墨趙曰言劉與杜同出也左氏傳晉史蔡龍以事孔甲賜氏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劉累代彭姓豕韋之後世復承之國至商而滅累之後杜預註云御龍以更豕韋之後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子曰匄之祖自賁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又范宣子曰匄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別浦鴈賓秋注曰月令秋鴻鴈來賓年事推兄忝趙曰以年則甫忝為兄矣之人才覺尋優趙曰以人才論之則劉優矣為經過辦豐劍注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在豫章豐城令掘獄屋基八四尺得石函中有雙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澤堂曰爾自識我吳鈞注鈞也澤堂曰吳鈞吳王所鑄之金自思汝垂翅從徙蓑老注曰馮異傳始雖垂翅歸田終能奮翼澤堂曰自喻先鞭不滯留趙曰劉琨與親舊書常恐祖生先吾

之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非不知蓋而不為也

湖南送敬十四君適廣陵 鶴曰大曆四年秋在潭州作廣陵揚州地

相見各頭白其如雛別何幾年一會面 夔頤曰古詩會面安可知

今日復悲歌少壯樂難得歲寒心匪他氣纏霜更滿 夔頤曰氣字多字較別遒曰回中而氣騰矣冰置玉壺多 趙氏曰氣字多字較別遒曰言心之清也 張曰樂府清如玉壺冰宛轉故浦清映故多 澤堂曰指形容吾較老膽力爾誰過 趙撫接自在秋晚

磨敬使君岳增翠 澤堂曰秋晚而增翠指松柏而 風高湖湧波 趙曰突兀驚騰訪知已淮海莫蹉跎

暮秋枉裘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適呈藻澳侍

御[illegible]曰裴虬為道州刺史即大曆五年平臧玠者此詩當是大曆四年在潭州作時藉侍御

在潭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illegible]月凡一束趙曰古詩中有尺素書虛名但衆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安二兄多言俗事献之寒暄而已孟子云志士不忘在溝壑趙曰王献之嘗與兄徽之操之詣謝公愛謂朋友之書止於寒温之問故不救溝壑失所之辱也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illegible]在道州手札適復至[illegible]曰漢張儀傅儀曰視吾舌尚在不妻笑曰舌在儀曰足矣書音義札木簡之薄小也時未多用紙故以札而書紙長要自三過讀長一作張[illegible]曰王筠於書閣立本三過五抄盈把邠須滄海珠[illegible]曰按唐書立本謂狄仁傑曰君可謂滄海遺珠矣八懷本倚崑山玉[illegible]曰言得裴書勝珠之盈把倚裴如崑山玉也[illegible]曰滄

海珠崑山玉皆曰步兵厨中貯
喻道州手札也發棄潭州百斛酒酒數百斛
荆州記長沙有酈湖周回三里取湖水為
酒至極甘按集有曰夜醉長沙酒是也燕泼瀟岩
千株菊不暇飲酒泛菊故云攲棄燕泼也使我書立
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曰言得書而有所思也
也憶子初尉永嘉去公有送裴二尉永嘉詩曰紅顏白
面花映肉軍符俠印取豈遲使俠印則封俠矣度紫
燕緑耳行甚速八駿之才其視軍符俠印取之
逸若甚速豈困於永嘉之馬而左緑耳曰道州負超
宜引英俊人謂之英德萬人者謂之俊黎元愁痛會
貔息夷狄跋扈徒逡巡猶強梁也言聖朝得其人則
狄指祿山也跋扈

民安冠平錐穿山跋扈不
臣徒自遷延復何慮哉
之事也頴網漏網期彌綸
天子將命之以將帥之
也聞意旨言當與此事
廢也潛曰言政刑弊補之
賴襲道州經綸以裨
御史大夫郭欽上書見大計
後為患宜漸徙內郡雜胡於
邊地明先王荒服之制
劉毅答詔驚群臣漢
已為理方之桓靈不
府陛下賣官錢八私
之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公
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
曰晉武帝嘗問劉毅曰朕可方
之何帝對曰桓靈也帝曰朕克
終也潛曰兩句乃
非明公論兵氣益振
他日更僕語不淺孔子對魯
哀公曰遽數之不能
敘前日相遇論兵宴飲之事註
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
終
悲去白髮再黑僊舞劍
霜雪吹青春沫曰僊
與舞同宴筵曾語
曰言得書而頃刻
之人頃壺觴管黑白髮作理一
曰振

藟季子後来傑出雲孫比趙曰藟季子藟秦也徐孫傳甫立傑出爾雅七世孫
曰雲孫此以言藟侍御為李子之雲孫也趙曰比似也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
楚老漁商市鶴曰定王城在潭州漁商市亦潭州之市公所寓也趙曰茅齋藟所居楚老公自謂漁商
地鶴曰之市北肩輿數十至止連袂率車飲酣自若鶴曰三句敘渙郭南抱甕亦隱几鶴曰郭南
肩輿聯袂安曰楚國先賢傳諸阮居市北而富以車徒每出謂之王城之南抱甕人抱甕而灌畦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隱几而卧無
數將軍西笇成趙曰為正於京師置大笇也漢有東笇社如相如傳所謂東笇澤曰無
安史之亂各務其功笇西笇皆曰其地云後漢馬融為大將軍西笇頌頗
數猶言不足數早作丞相東
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藏南自喻也趙曰上句以比
山起兮沫曰晉謝安起於東山烏雀苦肥秋

無功受禄下句又以比賢材之潜藏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趙曰傷時干戈之未息下句激昂二公之致功名也附書與裴回示蕪此生已慨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援要路思捐軀

奉贈李八丈判官 鵬舊作蓬 曰大曆四年在潭州註李八丈名曙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尧後 尧多唐高祖也珊瑚市則無騄驥人得有 何非市中所有之物 得有者不可得有也 珊曰珊瑚至珍也 騄曰騄驥家可多得喻李公人所希有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 城而氣衝星斗 鍔曰劍埋於豐有機謀故能建立事業文章曹正獨守 師曰能守官忠正頃来樹嘉政皆已傳衆口艱難體膏粱長吾敢取 深曰言於艱難之際能脫略細務也 白凡之剩者為冗長去聲陸機文賦註云今

言為政本分之外其如物之冗長者吾不取之趙曰故無取乎冗長區區猶歷試炯炯更持久趙曰炯炯光也討論實解頤操割紛應手趙曰前漢眭弘說詩解人頤趙曰莊子疮丁解牛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奔走趙曰限值也值天子播遷也趙曰雖有諫書不能造宮闕也八之多積滿朝篋而身則限值天子播遷也趙曰雖有諫書不能造宮闕也八幕未展材一作懷安逸見超曰郤生可謂是八幕之實也謝素鈞就為儒五趙曰鈞言作相也國之所親問淹泊五況愛惜衰村況趙曰論語垂白辭南翁委身希壯叟乙趙曰前漢項籍傳南翁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趙曰淮南子壯叟失馬人皆吊之壯叟曰此何詎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對曰此何詎不為禍乎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吊之對曰此何詎不為福乎居數年胡寇大入丁壯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也趙曰南翁甫自稱寓居

荊南委身之窮達
希慕乎壯叟也 真成窮轍鮒
似喪家狗 曰孔子世家累累然若喪家之狗秋
柳高興激荊卿知音 知音為
皆相連之地 曰知音者
回首言有所思於李也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餞送殷六參軍歸渭州
覲省 曰大曆四年冬作

佳士欣相識遼顏望遠遊 曰佳士指殷六也慈顏
野甘從投轄飲 曰陳遵每大飲賓客滿座轄閉門
之飲 曰殷羨為豫章太守臨去都下
頭皆棄水中 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羨
不為置書郵 曰言殷羨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
人 曰因羨
高鳥量雲

暮寒蟾碧樹秋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掩留
故也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二十五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二十六

別張十三建封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參謀

詩云相逢長沙亭當是潭州大曆四年作夢得曰建封乃劉文靜外曾孫甫父閑為兗州司馬之建封之父玠時客兗州有契好湖南觀察使韋後為御史大夫之晉辟署參謀接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吏職徐泗濠節度使

嘗讀唐實錄師曰實錄國史也國家草昧初之初也劉襄首建議龍見尚躊躇踧踖寂首建議勸帝舉大事帝猶未允賴參王贊之遂起兵汾晉參王晉公故鄉汾晉唐公豐沛也暴隋竟亂亂也漢書攡亂反正汾晉為豐沛喻若漢祖之豐沛也滌除宗臣則廟食襄曰滌以蕭曹為宗臣子羨以蕭曹廟食配享仁廟也後劉比蕭曹廟食配享仁廟也

祀何踈蕪[五]箋曰以子孫不顯達也[丙]之[丁]
曰彭城劉文靜郡[戊]蹄爾惟外曾孫倜儻汗血駒[己]謂其言其文武俱備也
序外孫至此[庚]建封曰劉文靜外孫也
汗血駒天馬種倜儻言其不羈之才眼中萬少年[辛]
用意盡崎嶇[壬]注曰眼空萬夫心歷衆險皆言其倜儻之氣經濟
才相逢長沙亭[癸]注曰少年雖衆用意無若建封者[壬]箋
之才
[子]沙潭州也長作問緒業餘[丑]注曰緒業世緒所業
乃吾故人子[寅]箋謂張玠也[卯]箋曰非故人
童丱聯居諸[辰]箋曰非古忠功東髮貌爲又日居月諸
揮手灑衰淚[巳]看八尺軀[午]箋曰指建封堂
范雲堪結友[未]結友一作晚交奇專趣人之晚
內外名家流[申]風神蕩五湖[酉]注曰梁書范雲好酣尚之惡少時與領軍長史王駿
善駿亡於官舍貧無宅屋雲乃迎喪還家躬營含斂
嵇紹自不孤[戌]注曰嵇康與山濤結神交

康後坐事臨誅謂其
曰公得建封以其子
才征南幕夔適曰晉
落囮鯨魚湖一作潮
也賈誼上疏陳政事
可為流涕者二可為
長太息者太復聞樂毅書曰
臣不忍以先王之
故捐棄小行以
為先王之舉
戴盛賈生慟
之潮歸
如
魚之得順
公在汝不孤矣師擇
屬之也澤音曰不籍山公
壹之晉為
言時危
擇杜預為征南大將軍今以言
湖南而辟建封為幕客也湖

老荒京都落惡憂師久無功故為老
曰人君方以盜賊為憂
舊丘復杖策夢適曰舊
丘故里也杖策言得
巨厚之時勉建封罷
還故里也
朝廷而又有與主人絕之書乎夢適
曰言帝積知諸將不能推誠任下也
主憂意益賊師
止息也當主憂
大厦傾宜扶君
臣各有分言
各有分各守
本時須
趙注曰管仲諸葛亮時所須也
曰管仲於齊諸葛亮於先

主君臣相契皆定分也又勉建封之行矣澤堂曰管葛本大才當用但亦君臣各有命分非人力所為

雖當霰雪嚴未覺栝柏枯趙曰比之可以致遠也澤堂曰義起也

在雲臺注曰漢明帝圖功臣於南宮雲臺澤堂曰羽人神仙也

功業竟何如注曰言當此之際建功業者如羽衣掃碧海難為功耳趙曰掃碧海以言其無

一塵一芥之汗也蓋澄清天下之譬爾以建封為羽人其所望深矣澤堂曰建封幸為名臣想少壯時已自驚人此詩摸畫氣槩略盡

送盧十四兮侍御護葬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

四韻鶴曰當是大曆四年冬作蓋公又有舟中懷盧十四侍御乃公之祖母

主君臣相契皆定分也又勉建封之行矣澤堂曰管葛本大才當用但亦君臣各有命分非人力所為

雖當霰雪嚴未覺栝柏枯趙曰比之可以致遠也澤堂曰義起也

在雲臺注曰漢明帝圖功臣於南宮雲臺澤堂曰羽人神仙也

功業竟何如注曰言當此之際建功業者如羽衣掃碧海難為功耳趙曰掃碧海以言其無

一塵一芥之汗也蓋澄清天下之譬爾以建封為羽人其所望深矣澤堂曰建封幸為名臣想少壯時已

自驚人此詩摸畫氣槩略盡

送盧十四兮侍御護葬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四韻

鶴曰當是大曆四年冬作蓋公又有舟中懷盧十四侍御乃公之祖母

盧氏姪孫韋尚書
卽韋大夫之晉

素幕渡江遠朱幡登陸徵 趙曰朱幡卅旐也 鶴曰素幕既渡江而朱幡乃登陸則又非卅旐矣此當是軍校送之者謂軍一部為一校每軍一校則別為幡耳

顧 題 主之誠有憾失源萬人揮叅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 希曰叅佐謂叅史叅軍也 澤堂曰後漢書宗幸鄴勞賜門闌幸卒題

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長路更執紼 夢鶴曰入題

幸喪車 夢鶴曰紼音弗索也所以執紼

此心猶倒衣 澤堂曰召之顛倒衣裳 鶴曰詩自公長路執紼已勞苦矣其心猶恐不

及裳以欲倒衣從之

感恩義不少懷舊禮無遺 澤堂曰已上拯言廬侍御護尚

書歸葬乃至墓待龍驤詔 修曰唐史遺事武后幸洛陽至關鄉縣車騎不進召巫

問之巫曰晉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為樵採所聞大駕至故

杜詩批解二十六

採趙曰晉王濬為龍驤將軍卒葬柏谷中大營塋域待龍驤詔則言韋尚書之墓如王濬也營塋迎獬多威獬多數名一角尚書靈櫬至上都而送之者盧侍御史冠也獬曰多宅買功趙曰獬多侍御史冠也獬曰侍御還朝則臺中當迎逐其威風臺曰直而觸不直者此言韋深袁見士則袁一作袁曰以下言盧之誠實可為法式論列之事雅論在議戎狄乘妖氣沙塵落禁闈趙曰此言吐蕃陷京師也往年朝謁緻非澤堂趙曰言掃除吐蕃不得上策以為非也澤堂曰侍御未朝謁之時已失平戎之策但促銅壺箭促一作趨趙曰張衡滴水轉渾天儀制曰以銅為器再疊欲上之未明求衣而早朝也澤堂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為夜左為晝又曰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商夔刻漏法為器三重圓皆徑尺上鑄金為司辰晷冠以兩手執箭休添玉帳旂

之久而緻朝謁也他日掃除

趙曰言不必添兵也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圍
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圍高帝至平城雖屢詢大臣而莫知以白登之圍為慮者此豈勸親征之徒歟萬姓瘡痍合羣兒嗜欲肥
兒一作雄趙曰言將帥乘此為驕也刺規多諫諍
趙曰所望於端盧侍御也立流後代希
趙曰言盧侍御對所論之事如此之登對駁期特達
鵬曰駁與揚同曰對駁天子之前當在特達而勿委耳獲芳菲
澤堂曰今但上下夙夜交修不必添加將帥若動則棄朽亦同受其芳澤也此詢也老雖如白登之圍不足為慮此御狄之策也且民生瘡痍亂迭自恣若刺之儉德光于前代風流為後世所希此安民之方也

字
魯迅曰此以下甫自述也世說啟浩被廢在山中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結上生下語如我被榮達則棄朽亦同受其芳澤也此兩策若對揚於天子進

侵

疾採薇注曰伯夷傳登彼首陽採其薇矣釋文曰薇音微曰病苦於採薇撥盃要忽罷旁注曰要讀平聲言韋已死與盧既別撥盃共飲之中有此別離抱被宿何依旁注曰甫為左拾遺嘗抱被就韋也眼冷看征盖尚書同舍而宿令又無所依也兒扶立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注曰楚辭湘夫人洞庭波方木葉下釋文曰一氣直敘如昌黎大篇未結清刻料峭如晚唐諸作豈無所不宜耶抑已落中晚門戶者耶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三十六韻 大曆四年作是年吐蕃寇靈州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注自伏羲造瑟神農作篇釋曰律曆志黃帝使伶倫自大夏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為黃鐘

之宮制十二管以聽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是為律本澤宝曰起句突兀尚錯雄鳴管趙曰前所謂十二管以聽鳳之鳴其雄雌鳴六雌鳴亦六夔弼曰軒轅之制律所以通八節之氣而調八方之風今風之疾足見律管之錯而不能和諧也澤宝曰承接得好猶傷半死心夔弼曰虞舜之彈琴所以歌南風而阜財解慍今之傷而多怒怒也枝乘七弦曰言造琴律之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聖賢名古邈聖趙曰賢其名已古遠矣羈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趙注震字無所屬雲川震澤采曰震東方也有震夔弼曰時泊船於東岸湖平早見參。早一作半星也如聞馬。萬虫。笛。采曰馬蘸字仲宣登樓有長笛賦好吹若倚仲宣襟。采曰王粲字仲宣登樓賦云憑軒檻以遥望芳北風而開襟兩句言風來舟中如吹笛之所召倚樓之所逢也故國悲寒望趙曰故國中夔弼曰歲而悲也羣雲慘歲陰夔弼曰歲陰謂歲晚

也水鄉霾白屋一作楓岸多楓故曰楓岸疊青岑趙曰楚辭曰江水湛湛兮上有楓楚
辭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蕭蕭濛濛雨滯遥
鼓迎方祭鬼趙曰楚俗好巫祀愛瑗曰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集
有曰家家養烏鬼是也愛瑗曰言方俗之異氣候之
殊彈落似鴞禽鮑曰莊子見彈來鴞縱景接情興盡纔無悶曰末
易逐世而無悶愁來遞不禁多生涯相汨沒愛瑗曰莊子吾生也有涯時物
自蕭森自一作正疑惑尊中罄汲令應榔以夏至日請主
簿杜宣飲酒壯壁上有懸赤弩照於盃中形如蛇宣
惡之及飲得疾後榔知之延宣於舊處設酒其見如初
病榔指謂宣曰此弩耳宣遂瘵度信卧
窮愁詩云笛蛇嘗疾首映弩驚心淹留冠上簪愛瑗曰言不見用也
散者謂之投簪淹留冠晃也幸裾驚魏帝五臣呂向曰魏帝
隨而引其裾趙曰為左拾遺時辛毗諫文帝帝怒起入內冠簪則甫以猶未能遽棄

諫房琯之材不宜廢而肅宗怒之也投閣為劉歆祿閣上以劉歆嘗問奇字而歆以言災祥得罪有司誤以連子雲子雲為投閣今云既貶邠州刺史而公出為華州司功也狂走終奚適

趙曰揚子雲校書天投閣上以劉歆嘗問奇字而歆以言災祥得罪有司誤以連子雲子雲為投閣今云既貶邠州刺史而公出為華州司功也

所欽

朱曰陸士衡詩所欽思所欽

夢曰莊子孔子窮寂寞於陳蔡

夢曰荀子曰陳蔡悬而魚鱉不糝補註糝以米汝指湖南親友也晉馬岌詩其人如王子猷為國之琛

澤堂曰吾則安貧汝則自珍

烏几重重縛

夢曰荀子曰謂烏皮几漆也

鵸衣寸針夏子

夢曰荀子曰葛若縣鵸哀傷同庾信

公自註庾信有哀江南賦信述作異陳琛

趙曰陳琛健於章奏曹公見其擲而頭風遂愈

暑岷山葛

宋曰葛蜀布也十暑言其久也

夢曰荀子曰葛後漢志蜀郡岷山在西徼

三霜楚戶砧

夢曰荀子曰謂三年在楚逢霜而擣衣砧聲也

今公自謙以為述作不能似之也

陪錦帳坐 沫曰即官有外即故也郎官賜錦帳綉被
白頭吟 趙曰公為尚書工久放以相如晚年置妾而作今公借用之也 彈堂曰公以老而吟咏耳白頭吟本是卓文君
則乃士人歲暮不相負者也 反樸時難遇 夢得曰言諸親友餽食也張華
治平 忘機陸易沈 趙曰沈謂之陸沈 夢得曰莊子孔子曰言未見
應過數粒食 夢得曰又言諸公賜金也楊震傳震
近得四知金 夢得曰言未得還
鷦鷯賦巢林不過一枝偃食不過數粒
方且與世遠而心不屑與之俱是謂陸沈者也
遷東萊太守之郡昌邑令王密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
謂無知密而出
春草封歸恨 批鄉人劉安招隱詩王孫遊兮
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源花費獨尋 夢得曰言尚避亂也桃源縣之南
山在今鼎州桃源縣之南
蓬戞悄悄而憂 夢得曰言旅寓也
行藥病涔涔 夢得曰涔鋤簪切漬也

消渴服藥而飲藥矣鮑照有行樂至城東橋詩註謂聪有疾皇后戒頭合女醫大九以飲皇后有毒頂瘥天追潘岳瘥於
渴而飲藥以宣導之漢外戚傳霍光夫人顯謀毒許
藥行以醫大九藥中得無有毒頂瘥天追潘岳瘥於
藥矣鮑照有行樂至城東橋詩註謂聪有疾皇后戒頭合女醫大九以飲皇后有毒頂瘥天追潘岳瘥於
渴而飲藥以宣導之漢外戚傳霍光夫人顯謀毒許
藥行以醫大九藥中得無有毒頂瘥天追潘岳瘥於

賦罰曰切天埋也公必有新安喪子之禍但無所考矣潘岳西征
公墓云集大嗣子曆二宗武年熟病不克奠則宗文為早世甚明年出又
按夔衡當人欲足浸曰子壽陵餘子學步曰公於鄲邯鄲失其故俗無識之者也魏志
二畏瘥熟子復尚無恙潭故意是句又用渴死事公與聶令有舊
追將走北飲大之澤於崛未谷之際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不
遂誤以為公之墳而後持危覓鄧林
是瘥宗文宗武有詩明年出又不克奠則宗文為早世甚明年出又
當人欲足浸曰子壽陵餘子學步曰公於鄲邯鄲失其故俗無識之者也魏志
衡夔按公墓云集大嗣子曆二宗武年熟病不克奠則宗文為早世甚明年出又
人欲追將走北飲大之澤於崛未谷之際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不
當是遂以為公之墳而後持危覓鄧林
畏瘥熟子復尚無恙潭故意是句又用渴死事公與聶令有舊
瘥天追潘岳瘥於
趙曰於
瘥天追潘岳瘥於

王慼步子感激在知音
王粲傳在昔伯牙之絃知音之難遇也
慼步子感激在知音
王粲傳在昔伯牙之絃知音之難遇也
慼步子感激在知音
王粲傳在昔伯牙之絃知音之難遇也

假蘇張舌 夢弼曰以諸友見知故得以闡說也 澤堂曰蘇秦張儀歷說諸國

宋鍾 注曰鍾以燕石為鐘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倚為鍔 夢弼曰鍾徐而心切劒鼻莊子劒說天子之劒曰

魏欽 矣 納流迷浩汗 夢弼曰大水貌浩汗 峻址得嶔崟 夢弼曰嶔崟山高貌

澤堂曰言諸公採納也 城府開清旭 趙曰言在幕府也 松筠論說得納流增址也

起碧潯 明筠一作篁 趙曰潯徐舟之自言其舟在林切水涯也 披顏爭倩 夢弼曰

倩曰言往披承諸公之顏笑以相待詩巧笑倩兮 趙曰倩然言笑貌 諸公之俊逸也詩云足蹴遠驟不暇顧 澤堂曰披顏後人也 朗鑑存思

直 爭 趙曰言已知非自謂也 倩 笑媚而然以思直而已此皇天實照 澤堂曰此下時事

臨后土實聞此言 夢弼曰左傳皇天后土 澤堂曰此特其地險衆附有所異也 公孫仍恃險

侯景未生擒 公自注侯景陷梁城者

鶴曰言當時節度使在夔州有攻城邑如漢公孫述之陷臺城者也書信中特險如梁侯景之陷臺城者也書信中原闊鶴曰言家鄉不至也直北斗千戈北斗深鶴曰言兵革未息也長安之城上畏人千里井趙曰南計吏也蘇氏演義小說載金陵記曰馬殘草瀉於井中而去謂無再過之期不久復由此井遂為昔時飲於此井即刺喉而死故後人戒之曰千里之井不瀉剉澤堂曰極言遠旅當險之意問俗九州錢朱曰楊雄傳贊曰錢莫善於貴錢作泉州之錢夔鶴曰言畏乎人則有千錢晉灼曰錢布也左傳襄公貴人賤布注曰後漢方術傳註莒洪傳卒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也以為尸解得仙許靖立畫為九州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莒洪尸定解力難任難一作還趙曰蜀志許靖字文休王朗與靖書曰足下周遊江湖以暨南海可謂徧矣如靖之力還可勝任以公喻已之南征而嘆力之難任也家事丹砂訣乙深曰莒洪為句漏令

求丹砂無成涕作霖（此極楚楚掌可引用澤堂曰當此危亂之時洪之尸解不可得也）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家（翼曰此詩當是送韋大夫歸柩公對雪而懷之也大曆四年冬作）

朔風吹桂水大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夢鵬曰九歌帝子降兮北渚澤堂曰月暗雲深皆以雪故）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此雪字）不待不識山陰道（用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開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夢鵬曰聽讀平聲）

對雪

北雪犯長沙（注曰北地多雪長沙南郡偶有此雪故云）胡雲冷萬家隨風

且間葉批間字好謂空中或有或無也趙曰當作開言雪隨風洒於葉上而開也澤堂曰間字按問以入之意帶雨不成花批濕融而大出花之狀不明也金錯囊螫螯宋曰張平子云羨人贈我金錯刀趙壹云不如壹囊錢杜云此專言錢也漢王莽鑄大錢又造錯刀以金錯之形如刀而金錯之趙曰謂為雨所上句牽對其文此之證銀壺酒易賒何澤堂曰錢已盡矣酒可賒乎無人竭浮蟻趙曰浮蟻酒也釋名酒有泛齊浮蟻在上澤堂曰傾竭以飲也有待至昏鴉自註引逐句後作絕句却云欲曰公作絕句在此詩之前而公於此方引逐句向也宋曰王立之評曰昏鴉亦常語何必豈不以昏鴉常用之字用之乃用逐為證欲人不輕用字也猶有所本故再

暮冬送蘇四郎徯兵曹適桂州鶴曰通典漢司從事唐三都督府上中下州皆有之大曆四年隸屬官有兵曹十二月桂州人朱濟反容管經畧王翊敗之此

當是其時作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 宋曰史記蘇秦字季子說曰使我有洛陽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乎

早作諸侯客無工古體詩 宋曰陸士衡有擬古詩

爾賢埋照久 宋曰阮步兵詩沉醉似埋照

余病長年悲 黃庭曰淮南子木葉落長年悲猶老年 澤堂

盧綰須征日 宋曰漢書高祖召盧綰累稱病不行上怒曰綰果反使噲擊綰 黃庭曰噲音快也

樓蘭要斬時 宋曰昭帝時傅介子刺樓蘭王持首還懸之北闕 黃庭曰北闕又以蘇侯比介子也

歲陽初盛動 趙曰十二月二陽生

王化久磅礴緇為八荒梧廟者雲哭九疑 希曰舜葬於九疑山在道州蘇侯適桂州所經從也 趙曰目送蘇侯適桂州而思舜 澤堂曰蓋悼當時之不古也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并序 大曆五年在潭州作

閱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
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
間讀終篇末自杜詩已十餘年矣記存沒又六七
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
中王瑀與貽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
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曰
寄王及敬爭夢瑀曰高適建元中刺蜀州永泰
元年卒至大曆五年實六年矣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夢適曰孔融與曹操書海內知
識零落殆盡今晨散帙眼忽開一作送淚幽吟事如昨
送淚言不可制也昨言近如昨日也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

廓夢得曰寥廓指天地間也嘆我悽求友篇夢得曰友一作交交篇言交報之篇即追酬也感時嗟君畧沐曰嗟嗟君之畧不得伸貌言有錦里春光空爛熳夢得曰錦里乃蜀州也趙曰適侍郎散騎常侍乃天子玉墀之寞也瑤墀侍臣已寞寞從臣今追言其死而寞寞也瀟湘水國旁龜鼉趙曰瀟湘公今和此詩乃在潭州故言瀟湘景也夢得曰瀟水出道州湘水出全州二水至永州合而為一以入洞庭故曰楚人嘗獻龜於鄭靈公蓋水國所常有也嘗食之似鼈而大至百斤體具衆肉鼉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可以冒鼓鄂杜秋天失鶺鴒澤堂曰高以散騎常侍卒於長安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趙曰以答高君東西南北之句且言其扁舟在潭也遥拱北辰纏寇盜沐曰北辰象帝居時猶為盜據未獲收復欲傾東海洗乾坤沐曰思滌去昏亂也邊塞西蕃最充斥最一作又正沐曰

西蕃吐蕃也充斥猶縱橫也衣冠南渡多崩奔注曰南渡避亂也崩奔蒼黃貌也晉元帝渡江而衣冠皆南渡今曰借其意鼓鼙至今悲帝子趙曰公在潭州故用潭州事以為悲焉夢得曰屈原遠遊使湘靈鼓瑟門不可曳長裾此言愛漢中王而不見也文章曹植波瀾濶注曰曹植陳思王也善屬文服食劉安德業尊注曰劉安淮南王與八公著書言服食神仙事也夢得曰劉安以比漢中王也長笛誰能亂愁思注曰按後漢馬融傳有雒客舍逆旅吹笛融去京師逾年暫聞甚悲而樂之遂作長笛賦趙曰晉向秀傳聞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行之好感音而嘆故作思舊賦今不追思高蜀州而及之誰能一作隣家貽州詞翰與招魂夢得曰貽州指敬超先也善為詞翰可為南招魂也亂雖之際精神奔散欲以詞招之也昔宋玉哀於屈原作招魂篇洪曰可與貽州詞並招也

人日寄杜二拾遺 蜀州刺史高適

趙曰適於肅宗時為李輔國毀短下除太子詹事未幾蜀亂出為彭州刺史又遷蜀州鶴曰上元二年人日作而寄之

人日題詩寄草堂 洪曰草堂在浣花溪上 遥憐故人思故鄉 洪曰故人謂甫也故鄉謂長安也 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 空一作堪 身在南蕃無所預 南一作遠 澤堂曰蜀在西南謂南蕃亦宜然此適自謂為藩臣而無預時事空憂思云 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此日知何處 此一作人 一卧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 塵老一作逐 言盜賊起也 龍曰風龍鍾還泰二千石 還一作逐 龍鍾行不進貌二千石謂其為蜀州刺史也 愧爾東西

南北人 宋曰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則以孔子曆聘北杜公矣 趙曰適渤海人少落魄客梁宋間所以引而至老却遭風塵雖郎東西南北人也公有詩云甫也東西南北人

奉贈蕭二十使君 鶴曰當是大曆五年潭州作蕭自嚴公幕去而宰縣公有詩乃其人也

昔在嚴公幕俱為蜀使臣艱危參大府前後間清塵 公自註嚴再領蜀都余後參幕府之再来也蕭使君自幕府謀廣制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舍人皆起草

起草鳴先路 趙曰嚴武初鎮蜀蕭參其幕府泊嚴薨

動要津 宋曰見虛乘八月槎註趙曰以言其貴也

王危聊暫出 宋曰王喬葉令雙鳧事

蕭雉只相馴 宋曰蕭用縣令事以使君蕭姓也故兼用

望之焉終始任安義病為驃騎將軍青日襄而去病日益貴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去蕭使君如任安之事衛青有終始之義也不荒蕪孟女鄰聯翩閽閽禮修可曰前漢衛青為大將軍霍去

公曰註嚴公既歿老母在堂使君温清之問甘脆之禮名數若已之庭闈焉及大夫隕逝喪事又首諸

注喪閽救之曰詩凡民有意氣死生親孫主與撫孤之情其所不減骨肉則膠漆之契可謂一以見矣張老存家事禮記曰檀弓曂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趙武也又左傳楚子問於趙孟曰范武子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意謂文子家事之所以存者以張老也猶今嚴公之有蕭使君也公記憶用事第以張老為文子家臣而又以文子之稱范武子家事治語兼用之稽康有故人嚴武故人指蕭使君

疏曰以稽康比君也晉山濤字巨源稽康善康與在汝不孤食息慙鹵莽

曰莊子則陽篇為禾耕而鎒骨抱酸辛澤堂曰子羙自恨不及耒耨之則其實亦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

巢許山林志趙曰公許由自以巢父比也夔龍廊廟稷卨典樂之夔則龍則納言之龍言蕭使君如二人之材當在廟堂之圖南仍矯奮其翼固當遂鵬志故憑熊軾以移輪也趙曰言蕭使君如大鵬晉擢矣而且為太守刺史卓盡熊於軾沫曰漢制尚書即羙事口舍鷄

磊落衣冠地磊落士木身夢鵬曰南自讓言其身如土木亦在衣冠之列也豁康傳康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

塤篪鳴自合夢鵬曰謂其友言其義節如金石愛如塤篪之和也詩斯伯氏吹壎仲氏吹篪何入篪

不憂也趙曰於是再興蕭相見如之塤篪之合而金石子移所以瑩逾新義節逾新

重憶羅江外同遊錦水濱趙曰羅江屬錦州錦水則成都也結歡隨過隙趙曰莊子曰人生一世如白駒之過隙

懷舊益露巾曠絶舍奢舍趙曰漢制尚書即羙事口舍鷄

古香公舊為負外即而今留滯於江南且稽留伏枕多病故有曠絶伏枕又回鴈長卿之句

辰趙曰詩展伏枕停驂雙闕早夢曰自言致仕之早也趙曰追想昔考拾遺朝謁之時迴鴈五湖春趙曰湖者太湖之別名不達長卿病夢商曰莊子讓王篇亦同此從来原憲貧夢商曰莊子讓王篇長卿有消渴之疾而公之故自怪其不省餅如此原憲居魯環堵之室匡坐而絃識言彼雖不識吾病知我本来貧當有以齊之不達猶不河受貸粟一起轍中鱗夢商曰莊子外物篇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来子何為者那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奉送二十三舅崔偉録事之攝郴州年鶴曰大曆五作時戚盼為亂

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趙曰徐庶字元直其所與遊者荀亮龐士元司馬德操之流夢鶴曰以徐庶義崔舅也劉牢出外甥批劉牢又異馬卿作古非洙曰何無忌劉夢鶴曰又以劉牢比崔舅而以無忌自比也豈珠玉趙曰言崔舅有明珠白玉之質豈宜辱在泥塗環堵但紫荊夢鶴曰甫自言貧居也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洙曰詩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澤曰春囲於別時淚血於渭陽丹鷁排風影夢鶴曰謂行舟也林烏反哺聲趙曰張華註禽經云慈烏曰孝烏長則反哺其母永嘉多北至洙曰永嘉之亂元帝渡江衣冠多自北至趙曰言崔舅自北而來也句漏且南征批渾厚洙曰荀洪求為句漏令以有丹砂也楚詞汨吾南征必見公侯復洙曰左傳公侯必復其始趙曰此句可以見崔舅貴人子孫也終聞盜賊平

郴州頗凉冷橘井尚凄清趙曰此舉風土而言也蓋橘井在郴州神仙傳蘇耽於庭下鑿井種橘救鄉里之疾南方多熱而此郡獨凉矣在行洙曰論語言忠信行於蠻貊也志在行忠信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州

趙曰韋韶州即韋迢大曆五年春作公時在潭州

選曹乙分五嶺言洙曰嶺南掌選也趙曰使者歷三湘三湘也寰才美膺推薦洙曰言魏君之行崔郎中出使歷三湘而為判官也舊君行佐紀綱趙曰言魏君之行崔佐君之紀綱也洙曰佐氏傳紀綱之僕佳聲期共遠趙曰期一作斯期共遠矣雅節在周

防明白山濤鑒 洙曰晉山濤典選吏部並得其才甄較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趙曰戒魏君之佐選事當以公也 嫌疑陸賈裝 洙曰漢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佗又戒之以廉也以此戒之故人湖外 澤堂曰嶺外選注恐有嫌誇故以此戒之 少春日嶺南長 澤堂曰嶺南近日故似長卿少宜寥寂難遣 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將 洙曰有寄韋公詩 澤堂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年春潭州作

連城為寶重 鶴曰魏文帝與繁書不損連城之價秦昭王以十五城易趙璧 夢鵬曰喻趙明府之貴也 澤堂曰姓料 茂宰得才新 夢鵬曰言得趙明府奚山之才而為新宰也 雉迎舟楫江花報邑人 洙曰雉鳥知所馴下句則草木知所喜 帥曰山雉江花蓋暗用魯恭馴雉及潘岳種花事以羨其之縣也 澤堂曰如此註解亦罕見論交

飜恨脫趙曰公與趙君卧病却愁春澤堂曰却惠愛飞
脫方論交也字有味
南翁悅餘波及老身趙曰言施惠愛而南人喜悅公自謂老身亦霑餘波
同豆盧峯貽主客李員外賢子裴知字韻讀曰按唐
表豆盧本姓慕容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賜以為氏又唐志主客即中員外即各一人掌二王後諸蕃朝見之事屬禮部從舊次在大曆五年潭州作
練金歐冶子鄭曰吳越春秋干將與歐冶子作劒五合六金之莫煉而為劒耶曰此兩句以美李員外東遊黃澤使宮樂謠曰黃練當作煉賮玉大宛兒趙曰此豫天子之澤其馬歡玉賈復顧與謂弟曰此吾宗大宛兒也
符彩高無敵趙曰傳玄乘横發言符光雜彩也夢得曰言聞見之廣博也澤堂
聰明達所為夢得曰言文章之炳煥也聰曰聰明之才達於所為之事
夢蘭他日應五洙曰左傳鄭文公賤妾燕姑夢天使與己蘭而

生穆公名之曰蘭 朱曰晉鄒訛對武帝曰臣舉林一枝崑山戶玉 燭煜通經術光芒刷羽儀 張曰沈休文詩刷羽同搖樣 謝庭瞻不遠 朱曰晉史謝太傅諸子若芝蘭玉樹生於庭階 潘省會於斯 趙曰潘安仁寓直于散騎之省今公乃工部員外郎李省郎之官相會於斯也 唱和將雛曲 蒙曰樂府有鳳將雛曲 田翁號鹿皮 朱曰見歎世鹿皮翁註 黃鶴曰

甫自喻也

歸鴈二首 鶴曰大年潭州作

萬里衡陽鴈今年又北歸 蒙曰衡陽有回鴈峯鴈至此不過遏春而回 雙雙客上 詳注曰見客而飛上也 一一背人飛 希曰公在南而鴈北飛故曰背人無一作元 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 繫書無浪語 深曰鴈足

前寒食一日也

小寒食舟中作 鶴曰在潭舉舟居此當是大曆五年作小寒食如小至之類

佳辰強飲食猶寒 飲一作飯 趙曰其猶食是寒食言之也

條載鶺鴒冠 趙曰鶺鴒冠者隱人之冠也

春水舡如天上坐 趙曰魯直言前人詩

繫書用蘇武事 愁寂故山薇 多澤堂曰繫書元為浪語不得使故山之薇愁寂而已

欲雪違胡地 趙曰謝靈運朔苦掖鴈違霜雪 先花別楚雲 花字 北先生曰月令鴈北歸管子曰鴈秋南春北此言其避寒也楚南也故曰先花別楚雲

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 澤堂曰来時過渭水去時過洞庭

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 夢溪曰曛日入也

傷弓流落羽 趙曰史記引虞弓而鴈落人問之曰此鴈傷弓也

行斷不堪聞 夢溪曰剛切戶

有水面舡如天上坐杜公改一春字而精神炯然可謂點鐵成金余曰邵氏聞見錄云少陵此句本沈雲卿舡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予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者不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中果何本哉老年花似霧中看澤曰意雖索寞語不寒慇也或以此論少陵之妙恐非也

俊井曰張歌至秦嘆曰老年者花眼昏如隔霧縠誰於燭下數牛毛也

娟娟戲蝶過閑慢

青千萬里幾時重謂聖明君為是過閑慢不成語且杜子美不用閑字又過閑閑過皆無文理惟舟中閑慢見蝶飛過乃實景真語

澤堂曰閑一本作關字又過閑閑至長安

燕子来舟中作鶴年潭州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愁者直北是長安一作者雲直北

主夢鵬曰指杜陵之故居也如今社日遠者人可憐處處巢居室居一作住君珠曰古詩思為雙飛燕喈泥巢君室何異飄風飄託此身暫語舡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露巾芝仌澤堂曰益露巾三字結得八句却帖拗

清明鶴曰當是大曆五年作是時臧玠未亂諸將以亦事遊賞

著處繁華矜是日夢鵬曰著直略切矜是一作務足師曰務足夸多也所謂鬬草觸也者正此意也澤堂曰起句突兀便見隨俗暫遊非真樂也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豔明眉爭道朱蹄驕嚼齧臆張晏注皆良馬名夢鵬曰良馬低頭至膝故曰齧臆良馬也自軍中至澤堂曰句句細味虛字可見征衣趾又擊武陵蠻庚叱衡州刺史也澤堂曰如見古人着馬挼征行在眼前五洙曰以馬挼馬挼葛強親近同心

事洙曰舊強山簡愛將舊強比衡州刺史之部將也金鐙下山紅曰晚日一作粉批金鐙馬鐙也夢弼曰鐙徒磴切牙檣旗趙曰旗力結切拗也師曰旗青樓則所植以正舡檣拖曰拖所以正舡檣拖曰拖之處岸上也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遣人世一作世人

澤堂曰古今一致喪亂不可徒悲不可極歡要在暫相消遣也於繁華歡賞中忽出此句極是苦語良是有心事者房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雛居逢迎少壯非吾道趙曰甫自謂老大千謁諸侯俯仰於人非其本性也況乃今朝更祓除阿昧曰祓除上巳也趙曰祓除浴鄭註如今三月三日上巳往水上之類唐氣朔大曆五年三月三日清明以清明值上巳則祓除之義无明澤堂曰祓除乃攘災之節不合與人遊行

贈韋七贊善鶴曰各五人掌傳令諷過失韋贊善大夫唐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

韋見素之後當是大曆五年在潭州作

鄉里衣冠不乏賢夢弼曰哀之曰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隧孫必當復三公在長安杜陵韋曲地名也爾家最近魁三象公自註一作象一作冢魁下兩兩相比為三台夢弼曰三象謂三台為冢宰家近三冢言去北斗為近一作曰侵去天尺五夢弼曰言去帝居不遠也北走開山開兩雪南遊花柳塞雲炯鄭曰言韋徧行南北澤堂悉則切悲公子(ㄆㄧˇ)蝦菜忘歸范蠡扁舟泝五湖夢弼曰任昉述異記洞庭湖中有釣舟止釣於洲上刻石記焉今有范蠡宅在湖中多桑紵菜果焉趙曰言韋戀南地之蝦菜而忘歸如范蠡之遊五湖也澤堂曰春色可傷以蝦菜故忘歸如季鷹

洞庭春色

之尊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趙曰此全篇言落花 鶴曰乃是在潭大曆五年作 澤堂曰意必有指疑有王趙既曰戲作則通紅顏之喻

江上人家桃樹枝 樹一作李 春寒細雨出疎籬 影遭碧水潛句引 要鵠曰句古侯切曰古樂府艷花句曲也 趙曰引落也 風妬紅花却倒吹 水光風力俱相怯 赤極形態 吹花困懶旁舟檝 檝一作人 容落花滑堂曰 憎輕薄遮人懷 憎柳絮白於綿之句赤憎猶生憎皆如字 批遮如字 鶴曰公嘗有生憎莫離雞下五更之句遮方言也 趙曰遮之為言輒也固謂輕薄桃花逐水流也 澤堂曰輕薄指落花杜○言時有吹花輕薄入懷不相接此魯男子之意戲云者即此句柚而慎重而珍重分明 屋 不來折 之不折一作接 師古曰分明謂考問使知清白也 鶴曰辞宣傳得為公分明折

宇非韵脚且接義為是○濕○夂○飛○避○半○欲○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蝴○蝶○生○情○性（一作任）○偷○眼○蜻○蜓○避○百○勞（鶴曰爾雅伯勞鵙也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蓋殘害之鳥也此二句喻細民側目於賊民之長吏也（圖曰是時甫在舟中覩江上佳景春風細雨碧水紅花相映之事皆帶不勝喜樂曰戲為新句以歌詠之雖眼前之事皆可樂猶有輕薄可憎者但惟珍重謝之分明不来相接以至微物猶能縈沙惹草蜂蝶尚生情性況人而不能無動情乎蜻蜓尚能全避百勞百勞惡鳥為所害言人豈不如蜻蜓也○解意大槩似是惟全身遠害乎（澤堂曰蜻蜓却勝蝴蝶一句不可曉解得亦疎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沫曰玉泉地名山記云山之曰麓蓋衡山之足也盛弘之荊州記長沙西岸有麓山又名靈麓峯乃嶽山七十二峯之數（修可曰宗測麓

自湘西古渡登崖夾徑喬松泉澗盤繞諸峯疊秀下瞰湘江岳麓寺道林寺在岳州麓書院皆在焉夢得曰盤紆回環也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珠曰洞庭在岳州之前赤沙湖在永州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夢得曰言天樂来朝于佛寺焚香爐也趙曰阿彌陀經極樂國常作天樂黄金為地晝夜六時天雨曼陀羅華澤曰經嚴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膩之意地靈步步雪山草夢得曰掬地近天之意地靈步步雪山草夢得曰掬地近天之意滄海珠夢得曰言僧之性圓明如旃檀之珠而無細可合和也僧寶人人

樂國土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池白蓮花大如車輪微妙香潔又有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衆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金榜雙迴三足烏圖曰神異經西方有五色黃門有金榜而銀鏤准南子曰中有踆烏註三足烏也洙曰三足烏言寺額金榜有勢也方丈涉海費時節夢彈曰海中有三神山秦始皇回鑾又鵲之勢也方丈涉海費時節夢彈曰海中有三神山秦始皇遣人入海求之歷時不得故曰費時節也玄圃尋河知有無夢彈曰玄圃指崑崙言崑崙河水之所出其源遠不可得而尋也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珽白身奚適傍此煙霞茅可誅夢彈曰甫以麓山道林之近猶勝於方丈玄圃之遠晚年喜托此地斬桃笙以居無得乘春日之融和可以扶杖而遊覽也桃源人家易制度圖曰桃源在今鼎州易制度言其朴畧所以制度易為也易去聲宮橘洲田土仍膏腴夢彈曰橘洲在長沙縣西南四里江中時有大水洲渚皆沒

比洲獨存鶴曰晉經云橘洲周回五里漢地理志潭
為九州膏腴師古曰腴之下肥曰腴故取喻云
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跡
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㊀曰老宿僧之年臘高者富
貴功名焉足圖久為野客尋幽慣野客一作謝客靈運字野客㊁曰謝
客為永嘉太守性好山水常自南山伐木開徑直至海濱從者數百太守王琇驚駭謂山賊細學
何顒兒興孤㊂㊃曰孤孤負也後漢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尚氣節與李膺善後為宦
者所陷變姓名亡奔匿汝南山間葉夢得詩話何顒見漢之黨錮傳蓋俠者與是詩之義不類當作周顒
按南史周顒傳顒字彥倫音辭辯麗長於佛理清貧寡欲終日長蔬按集又有何顒好未忘之句一
重一掩吾肺腑㊄曰一重一掩謂山肺腑然山鳥山花吾友㊅曰與之同處若兄弟也㊆曰黃魯直改此句曰
于山鳥山花共交于易一吾字便覺不逮㊇曰論

語惟孝友于兄弟故昔人多以兄弟為友于後漢史
稱陸下隆於友于求忍息絶曹植求通親表今之
否滿友于同憂陶淵明詩云再喜見友于皆不成文理
今雖子羙亦有此病豈非徇流俗之過耶洪駒父云
此歌後語也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老夫與一作待公自
宋之問之貶也塗經於此有詩尚在壁間師曰
甫至此後得吟咏景物故曰物色分留與老夫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往別鄜瑕地瑕宋曰鄜瑕晉地于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宋曰魏晉
云殿中侍御史簪白筆立殿陛書過以記不法故
而來衡前間也詩憶傷心處千里楚辭曰極傷心
春深把臂前把臂在鄜瑕相別之時也澤曰春已深矣南瞻按百粤言
之地見其寄詩未把臂前帽待君偏師曰按百粤言
鄧通以船擢為黃頭郎註云土勝水其色

黃故刺船之節曾著黃帽曰號曰黃頭即今冤君既按百越則所在處常鐫舟以待故其帽偏也【趙】曰黃冠以竹皮為冠也船之卒聞其聲特待其来也○謂之帽偏歌何其寢耶

白馬【鶴】曰大曆三年荊南作

白馬東北来【夢鶴】曰按九域志衡州北至州界乃潭州公自南而北言之則所見之馬為東北来也空鞍雙貫箭可憐馬上即意氣今誰見近時商一作傷【趙】詩或託興或紀事不必商於不商於也【鶴】曰商於乃張儀欺楚王之地即商州也舊屬楚【錢箋】曰此潭州詩主將謂崔灌也時為臧玠所殺公自潭州如長沙而逢亂也侯景之亂舉軍皆白馬青袍故【趙】曰商於當作傷於按商於山在弹州與此潭州之亂不相干斷不可取【鶴】曰大曆三年商州兵馬使劉治殺其刺史殷仲卿此詩為仲卿作也馬上即指

仲卿舊註何不考而徒為紛紜之論喪亂死多門嗚呼溟涬如霰夢得曰江文通雜詩握手淚如霰

八衡州鶴曰按舊史大曆五年四月湖南都團練使崔瓘為兵馬使藏玠所殺擾潭州為亂澧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襄虻衡州刺史陽濟各出軍討之子琳以四年春自岳陽至潭如衡畏熱復歸潭今以兵亂再入衡州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夢得曰兵革不息徒自歲月之久而興起其衰微但看帝王處之如何耳漢儀甚照曜胡馬何猖狂遹曰光武為司隸校尉父老見之曰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今言唐法度未改故以比之胡馬追言安史之亂也莊子猖狂妄行老將一失律陽冰曰言哥舒翰失守潼關也易師出以律不必指哥舒張守珪不斬祿山本失律凶也澤堂曰言玄宗幸蜀百官大臣皆流

清邊生戰場君臣忍鞍坫夢得曰

維道路也左傳國亂卿行城君舍垢瑾匿瑜匿瑕河嶽瑩金湯池不守也金謂金城湯池箋曰傳曰國君合垢言君相初含容姦逆不即誅戮故使河岳之地雖是金城湯池而失守如空之也箋曰光武賛金湯失險

重鎮空金湯

箋曰言避亂卿行城

如割據輕權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

箋曰安史亂後天下裂為藩鎮賦不上供如割據之勢故使紀綱不振軍州之體不一也寬猛性所將箋曰方鎮權重朝廷反輕是以紀綱不振寬猛惟性之所適

嗟彼苦節士

箋曰九辨云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箋曰苦節指崔灌也按唐書中興湖南觀察使將吏寬之箋曰觀察使將吏寬容孔也

寡妻

箋曰寡妻兀者也

遺擾自從崔太守為郡之後如兀足者安於堵墻之下不復驚動也箋曰賦役繁興不加存恤雖寡妻不免從為力役獨兀陂者始獲安居此所以邦本洞奚也

洞奚惜邦

本漢曰憫民之凋弊也 晉曰言民為邦本哀矜其人 唐曰書民為邦本哀矜其人也 宋曰言非子所謂哀而勿喜旌麾非其任 漢曰怒己猶言自恃多憂增內傷賞也怒己獨在此 唐曰怒己獨在其長即有事庫過防之事 宋曰怒己獨在其人也 府庫實過防 漢曰府庫財帛 晉曰恐其多憂或病之 偏裨限酒卒伍單衣裳 漢曰厚自奉養而不恤軍旅也 晉曰璀之修謹既如上所云然於是委以府庫之費而吝於賜予又恐其人防於任則患生 元惡迷是似 唐曰元惡指臧玠 宋曰元惡善士也 聚謀潰康玠 唐曰謂聚謀而洩於通衢則公然不顯矣按璀既以禮法絕下故有多惡別將臧玠判官達奚覬念爭覬曰今幸無事玠曰欲有事耶拂衣走遇害玠遂擾潭州為亂兩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註康樂也莊盛也言交道康樂繁盛也 竟流幔下血大降湖南殃 漢曰代宗

時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帥崔瓘王國良因之尚叛焉
茅茨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 趙曰沅湘二水名沅在象郡湘即湘江 福曰書天道福善禍淫又明以崔帥之謀而被刑則福善之理豈不顛倒明徵於天豈不棄茫乎 澤堂曰明徵於天亦茫昧也 銷魂避飛鏑
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刺遷迫胝胼瘡 朱曰言甫避亂奔走危窘如穿豺狼間行也心痛悼喪亂如忍棘刺手足胝胼而成瘡 愛菴曰胝丁尼切皮厚也胼古典切皮起也
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 趙曰幸免患也 澤堂曰暮年無復世念而不免激昂斯為愧耳
蕭條向水陸汨沒隨漁商 報主身已老 入朝病見妨 悠悠委薄俗 鬱鬱獨誰語 劉腸 修曰劉叔夜與山巨源書劉腸疾惡註劉腸疆志也 澤堂曰許彥周詩話以為每讀此句為

之流渰如主父偃之樂毅書云參錯走洲渚奏容轉林篁善曰禮記曰問者如撞鐘疏云奏謂擊也以為聲之形容言擊鐘每一奏而為一容然後盡其聲音也今公借字以言其行之悠悠如鐘聲一奏一容未便盡也片帆在桂林通郭前衡陽華表雲鳥埤善曰埤雲鳥切桂陽縣曰郴丑林切衡陽衡州也埤恐作陣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善曰三代世表會旗亭下注故名旗亭市樓也立旗於上張衡西京賦旗亭五里俯察百隊烽櫓城隍善曰烽櫓者設烽燧於櫓也櫓城上守禦望樓城隍者城下之壕也中有古刺史善曰言其如古刺史愛民益盛才冠巖廊善曰武帝制曰舜遊巖廊之上註殿下小屋也善曰言刺史乃在巨獨坐御史之任善曰霍光傳將軍為國柱石光武政事如古刺史也風霜則御史長史後為中丞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三獨坐言

其尊也故孫樵記室新書亦云内榮獨坐公指衡州刺史陽濟道州刺史裴虬而云故公詩稱虬為裴端公稱濟為陽中丞夢得曰風霜乃御史之任言今刺史有威可以為御史也

高談隨羽觴夢得曰間居覓切厠也沫曰公自言得侍刺史如間居瓊樹然余曰晉東晳傳羽觴隨波蓋言觴輕如鳥羽之飛也夢得曰詩大雅以謹毛箋傳反覆也無論再繾綣繾綣猶繾綣也夢得曰蒼黃猶結不可論且感其安慰避亂已是安蒼黃夢得曰蒼黃急遽皃言刺史待甫之情而來其勢蒼黃也劇孟七國畏顯晁錯吳楚反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為一敵國云馬卿四賦良沫曰前漢遊俠傳劇孟以俠聞上林哀二世及天人四賦子虛上林也門闌蘇生在公自註蘇生記楚世家張儀願為門闌之厮勇銳台侍御涣夢得曰史記用兵善用兵也起強弩趙曰劇孟馬卿以比刺史白起以比蘇涣澤堂曰強勝也罪富形勢趙曰言兵形勢精強也歌懸否臧夢得曰蘇生涣有若白起之勇

銃宜賴之以舉問罪之師
鄰郡羨惡懸絕不相侔矣易師卦師出以律否臧凶
澤堂曰與否臧相懸也氛埃期必掃
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艃蚊蚋能當趙曰氛埃蚊蚋以比臧玠
往郴也後漢志桂陽郡馬圖經蘇耽將去告母曰後井曰受病者但食一橘葉郴州蘇仙觀乃其舊宅馬夢鼎曰郴州有仙人蘇耽壇郴州人疫乃植橘鑿二年郴人大疫飲水一盞當自愈今此行此指言郴州矣公詩意曰尚淒清舊註所引却是衡嶺山今謂之蘇仙山趙曰橘井仙山皆在郴州甫欲自衡謀欲引舡以言親雖
厭暑雨厥土聞清涼
符近時夢鼎曰義刺史諸舅皆剖符典郡者也公之舅崔倖攝郴州公欲往依之開緘書
札光顏鑿命屢及顏鑿一作頻鑿
以書招甫也江捻外家養孤攸曰陳書江捻字捻持七歲而于外氏聰敏有至誠舅吳
磊落字百行夢鼎曰謂舅氏崔庠屢次

平光侯蕭勵名重當時爻
夢得曰言有是象也有是象必有是
占也鍾愛謝安乘興長
寓居會稽出則漁弋山水八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
又與孫綽等汎海吟嘯自若放情丘壑每遊賞必以
妓女從夢得曰言為政之
賸不妨登山之興味也
趙曰公自謙其為人特下流耳是非珠玉之珍也傳
曰窮猿投林豈賸擇木公自謙其不賸擇木非
若鸑鳳非梧桐不
捨哉蓋鸑鳳也我師稽叔夜
趙曰公自言其放曠懶散如嵇康
賢張子房
趙曰公自注以
彼椽張勸也世
南避亂寄居于此地也詩適彼樂土樂
夢得曰樂土指郴州
刺史將朝廷擢用如飛鵬之摶搖也
鵬路觀翱翔
趙曰觀則所以指衡州刺史
夢得曰行觀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鶴曰詩中備述陽中丞與裴道州諸公共討臧玠甚詳當是大曆五年自譚避亂之衡州時作臺省

諸公謂裴虬與
李勉皆端公也

媿為湖外客者此戎馬亂中夜混黎旺脫身亦奔竄

趙曰湖外言洞庭湖之外是也戎馬亂指言臧玠之衡州亂

平生方寸心又當幄下難

蔡夢弼曰又當舊作又今從之帳下掌蔡作又當衡州詩竟流悵下血大

趙曰又當舊作又當帳下殺元戎皆謂崔瓘非甫自喻

嗚呼殺賢良

錢箋曰按新史瓘為治不進五階以寵異政也州二年增户數萬詔特生有經世之心而又當帳下之使散蓋自以為愧矣

白刃散

趙曰是公自言平生有經世之心而又當帳下之使散蓋自以為愧矣

吾非丈夫特

丈夫一作丈人

蔡夢弼曰特謂匹特也

沒齒理氷炭

錢箋曰韓子曰氷炭不同器氷炭不相入也論語沒齒無怨言

恥以風病弊

胡曰恥與小人

泊湘岸

蔡夢弼曰臧玠之亂欲召甫甫以病辭遂泊于湘岸

入舟雖苦熱垢膩

可溉灌澤堂曰亦有警意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注痛彼遇亂而死者中丞連帥職注曰中丞連帥之職也詩有方伯連帥之職箋曰中丞古之諸侯也舊唐書云衡州刺史陽濟出兵討臧玠謂連帥乃古之諸侯也封疆之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注封疆之內刺史權得按察故以兵來問罪也王曰封邑半於古諸侯士卒既輯睦費曰左傳武子曰昔歲八陳今茲八陳隨之以德鄭民不罷勞居無怨讀而卒乘輯睦事不妍矣啓行促精悍鄭曰言督促精銳強悍之兵以討玠費曰詩戎車十乘以先啓行仗聞上游兵費曰項籍傳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註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鄭曰游即流也稍逼長沙館無逸曰長沙屬潭州隣好彼克修天機自明斷箋曰公自註云上達長沙也鶴曰舊史云臧玠據潭州為亂澧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裘虬衡州刺史陽濟各出兵討之道州居湘水之上流故曰上游兵澧州屬

山南道潭屬淮南道故曰修隣好趙謂公自註者豈公之自註後人假公以文其說耳洙曰莊子天機不張南圖卷雲水北拱長策何壯觀田曰南圖故子羨名光史臣載霄漢鄭曰載作戴似是羨名光史臣奉星辰舊註云謂畫卷盡雲水也北拱所以尊君上也趙曰南之所圖謀欲斷湖南非是鄭曰陽濟修講郡好愛之機謀果室如此則名聲光于史籍而計策又何其壯觀也

驅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聲節哀有餘夫何激衰懦師曰數公子指楊子琳裴虬陽濟共出兵伐玠其英聲節義足以振激衰懦偏裨袁三上

鹵莽同一貫鄭曰必有偏裨袁三上謂上章陳臧崔瓘之臧剋軍士卒皆鹵莽不明始謀誰其間迴首增憤惋趙曰裨將上問在其間而為始謀者誰徒令我回首憤惋

前漢馮奉世傳上曰大將軍出又何疑焉師曰偏裨副將也玠之無罪言不明同一貫耳所以袁而數陳不明

也宗英李端公夔曰李端公名勉乃宗室之英秀者為御史中丞大曆中出為廣州刺史亦以兵討玠也李肇國史補宰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相呼為曹長郎中員外御史拾遺相呼為院長唯御史呼為端公守職甚胎煥變通迫脅地謀畫焉得笑夔曰謂李勉能釋脅從之人以安衆心足見其明攉變而知其謀畫之多也澤曰於不得笑也王室不肯徵好語亥徵好不肯徵好語亥徒畧無憚此流須卒斬神器資強幹夔翁曰為也漢章帝時宋意上疏曰春秋之意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也師曰謂李勉不肯令王室之徵必斬玠以幹正神器亦使兗徒少有憚畏也澤曰李是宗戚故云強幹也扣寂嘗煩襟皇天貽嗟嘆師曰扣寂言以詩發寃天有以知之也夔曰陸士衡文賦扣寂寞以求音宋之問曰天見余嗟嘆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鶴曰端公謂裴虬即道州刺史

同平臧玠之亂者當是大曆五年作按通典唐侍御史凡四員內供二員號為臺端

南紀風濤壯 紀一作極說者援是詩江漢為南紀非也廣天文志云是循嶺徼達甌閩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 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 曰詩啟其雷 長空面水文 面一作水 俯聽隱雷對見波紋 澤堂曰日流于地雲入于江皆曰雨氣而然 層閣憑雷啟 雷来銅柱北應洗伏波軍 澤堂曰銅柱以勒功 趙曰武王伐紂會大雨太公謂之洗兵雨今有洗伏波軍之句蓋時有長沙之亂也 雨自銅柱而来曰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鶴曰衡山唐初隸潭州神龍三年始屬衡州公以大曆五年至衡山當是其年作按禮樂志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

作孔子廟開元二十七年謚文宣王

旄頭彗紫微無復殂豆事趙曰旄頭胡星也晉天文志昴為旄頭紫微帝宮也彗紫微言其犯帝座此追言安史之亂也殂豆禮記也謂當時之亂無復講明祭祀之禮也金聖嘆曰蓋民狃於戰爭不遑學也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校曰一作悴聖嘆曰青衿謂學士以青緣衣領也父母在則衣冠餘以青鳴呼已十年儒服獎于地聖嘆曰謂儒道不振也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聖嘆曰謂其志不展也我行洞庭野歎得文翁肆師曰文翁比陸宰也漢文翁為蜀郡守興建學宮以教蜀人繇是大化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浦註趙云文翁肆字則揚子所謂書肆陶淵明所謂講肆也佚胄子行鄭曰佚貌胄子冑子聖嘆曰行尸即切列也若舞風雩至朱曰從學者若舞風雩而至也語曰風乎舞雩

趙曰語疏雩者祈雨之祭名使童男女舞之曰謂其憂旱而不知者皆有是也是以資雅才溶然立新意趙曰雅才陸宰之而成爾衡山雖小邑首唱帢大義趙曰世亂而衡山能首建學校也曰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閎能復周公之宇也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墍鄭曰墍巨至切仰塗也曰書既勦垣墉惟其塗墍茨百人墻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孫曰學校者教化之所自也魯侯能修泮宮而淮夷攸服則其所以折暴亂者何必三千之徒言文德足以服遠也朱夏時轆轤凍堦陀鄭曰圓轉水也轆盧谷切轤落胡切陀鋤里切砣也耳聞

讀書聲殺伐災髣髴兵革之患特覺其髣髴而已趙曰髣髴難曉鶴曰髣髴未切髣髴曰言此方聞絃誦之聲而樂被兵革之患特覺其髣髴而已趙曰髣髴見不審也

愁思南紀牧波瀾洙曰言能以文德易暴亂也趙曰言被波瀾之氛妖黃曰牧一作改

西河共風味洙曰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共風味者言人樂其教也

采詩傷跋涉註言載筆尚可記趙曰言采詩之官傷於跋涉之路而不采采之則史官載筆尚可紀陸宰之義也

失墜文選曰太師采詩以觀民風今采詩之官傷於跋涉使陸宰德政不聞于上甫尚得以是篇記其事以備國史之失墜也潛曰為此歌詩以激動世間凡百君子宜慎文教之失墜也註恐鑿

朱鳳行鶴曰此詩為衡州刺史陽中丞濟作也

六曆五年臧玠殺崔瓘濟攝連師之職以討賊故託朱鳳以喻之側身長顧求其羣謂率澧州刺史揚子琳道州刺史裴虬廣州刺史

李勉同討琳也當是大曆五年師云鳳以喻君子時甫困於荊衡不得其志欲引其類以進澤及下民為小人之所疾併存之以俟明辨所辨

君不見蕭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嘐嘐嘐日此篇是託興君子小人甚明朱鳳乃有作乃以為與矣韵書云嘐嘐衆口愁也詩哀鳴嘐嘐詳味詩意似是高位英賢遭羣盜小人之梗之北也抑不知指何人諸註皆牽合側身長顧求其群一作曹翅垂口噤心甚勞夔曰鳳以喻君子時甫困於荊衡不得其志故以垂翅噤口為言黃雀喻小民勞困於征役也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竇及鏤簋使鳥梟相怒號夔曰鳥以喻小人也時亂離日久甫欲引其類以進使澤下民反為小人之所疾而不可得也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韵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五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鄭曰耒陽衡州屬縣鶴曰

耒陽在衡州東南百三十五里公自衡往耒陽阻水泊于方田驛聶令致酒肉或以為牛肉白酒公曰飫死為水所漂從而為空墳不能辨其非唯韓退之一詩能分明之李觀作補遺傳亦曰韓退之有是詩而成耳詳考公此詩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醥未必誠牛肉白酒也序云至縣呈聶令者存至耒陽以與之後人往往以此遂信其為死於耒陽殊不知此後尚有過南寂入洞庭湖詩與登舟適漢陽詩可考也溫公詩話云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元微之為誌今誌乃云祔于偃師鞏與偃師又異矣後世安知又不以為惑

耒陽馳尺素趙曰古詩云客從南方來中有尺素書見訪荒江耿義士

烈女家風流吾賢紹 孫曰史刺客傳聶政殺韓相自
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其姊畏伏尸哭極哀死政之
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 昨見狄相孫許公入倫
表 師曰狄相孫狄仁傑孫無謨也南史孔休源為晉
安王長史武帝語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當師事
之無謨善人倫風鑒前
許聶牢以人倫之表 前期翰林後屈跡縣邑小 孫曰
言聶之才宜在翰苑而又屈賊
作前朝其說是豈聶之 縣邑 趙曰蔡伯世本前期
父或祖嘗任翰林之職乎
知我礙湍濤 師曰以甫
阻水也 半旬獲浩漾 趙曰漾以沿切
大水見謝靈運
山居賦吐泉
源之浩漾 麾下殺元戎湖邊有飛孤 趙曰即臧玠
殺崔瓘也潛
安仁賦飛旄翻以啓路 翼 翼曰甫
曰飛旄謂瓘之喪楊素以
避亂衡州
屬江漲不得去故
愈鬱鬱然不樂也 僻路殊悄悄 夢得曰詩國
風憂心悄悄 倒鷲猱
孫捷佇姜鸛鶴矯 尼 夢得 鄭鸛鶴善飛翔甫阻水恨不能如
夢得曰捷疾也矯舉也猿猱善跳

猿猱與鶴鵠也禮過宰肥羊夢弼曰詩伐木篇既有肥羊毛羜未成羊也曹子建詩烹羊宰肥牛愁當置酒醪鄭曰醪蓋傳教普治切酒清曰醪脩曰醪一本作縹故兩載之夢弼曰醪酒濁曰肥羊清醪皆言聚也待遇之人非西羭蜀宋曰唐蒙通夜郎發巴蜀吏卒曰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大驚上聞之使相如作檄以責唐蒙也興在北坑趙脫子羨將也趙殊不衰颯此豈甘以醉死猶憤憤討亂興在北坑趙起破趙四十餘萬軍遂降飽失身命者宋曰秦將白起坑趙卒慈坑之也方行秦起悉坑之夢弼曰興許應切此甫之意謂臧玠之徒不可以言諭之宜若趙卒慈坑之也郴岸靜夢弼曰謂郴州無惡也未話長沙擾宋曰時臧玠殺崔瓘長沙擾亂也鶴曰郴州與耒陽皆在衡州之東南衡至郴四百餘里郴水入衡公避臧玠之亂杓欲往郴依舅氏卒不遂其至方田也蓋泝郴水而上故曰郴岸崔師乞已至澧卒用矜少鄭曰澧里

第切荆州湖名漢堂曰用之貴也問罪消息真開顏慰
少此可矜如此蕞尐為貴
亭治公自註時臧玠殺崔瓘長沙太守代御澧
乞師于洪府師已至袁州北楊中丞子琳問罪
將士皆自澧上達長沙夢得曰慰去例切
息也謂得以開顏而喜之見擒也
長沙送李十一銜命赴京兼呈元相逢十二秋鶴曰西康州
幾公即世矣乃同谷縣遠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鶴曰西康州乃同谷縣遠
愧尚方曾賜屨夢得曰公嘗為尚方乃主造御器用也趙曰信義左拾遺則蒙尚方賜屨也
竟非吾士倦登樓批說盡轉暢沫曰王粲登樓賦雖
久存膠漆應難並趙曰遠為雖比蓋公自謙也沫曰陳重
雷義結交時稱如膠漆之好而才器相
無如吾二人之膠漆之堅澤云耳一廩泥塗遂脫收曰

言流落而汨沒也在傅子厚在泥塗吾子厚在泥塗 夢鷗曰言李御初得罪而流落汨沒及晚年稍見録用 澤堂曰宜主俱可言此 李杜齊名真黍窩 北自引李杜亦贛 洙曰後漢杜密傳黨事既起密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 汝昌曰范滂傳滂詣獄與母訣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何恨 夢鷗曰甫自謂也亦 朔雲寒菊倍離憂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鶴曰大曆五年秋公將北

首而卒於潭岳之間

水潤菱梧野一作晩悟今之悟州也 夢鷗曰舊天高白帝秋途窮郢 兌哭 洙曰顏延年詩身老不禁愁大府才能會諸公 德業優北歸衡雨雪誰憫獎貽衰 誰一作俱 翰曰公以蘇秦自比也

過洞庭湖 鰲曰洪玉甫云有人得之江中石刻直方詩話亦載其說 北傳奇正未必

似[望]曰劉意不能無疑

鮫室圖青草龍堆隱白沙[一作擁]護堤盤古木[堤一作江]迎棹舞神鴉[一作間]曰荆楚之俗回檣一[一作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作歸舟湖光與天遠直欲近仙槎[一作雲山千萬疊底處上星槎]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二十六終

杜詩批解跋

始鄭甥以此冊來贈請校定以遺後余於舊讀唐板有小註解旋失之故更詮就此隨寓目評釋証貶皆非前人眼目所及同好李子時昇汝完皆請見以其所有註本相介正而余以未盡刪定靳不許兵亂後兩家皆乖離未合此冊幸全趙甥倫兒晁以此冊共讀更有省悟增補然止於律詩而不及古詩排律觀者詳之庚辰（仁祖十八年）至月初吉澤堂

惟我　曾王考澤堂先生批解杜詩顛末卷尾跋語可攷也然於古詩排律評釋實無遺焉蓋

後來所增補多於庚辰以前矣初先生既失唐
本晚更就鄉本用工而不獨於疏家諸說厭其
謬繞亦以分類所編次序顛倒病之後余小子
幸而得舊失唐本於一士友家而讀之點註手
蹟宛然旨意往往如合符契其編帙又一循年
次無顛倒之失益恨其不早出於鄉本之前得
先生卒業以成完書也顧批解藏在巾衍久矣
從祖畏齋公嘗欲鋟梓以廣其傳而不果焉今
小子忝按嶺臬始營斯役遂取兩本而合之編
次則依唐本箋註則主鄉本而其箋註取舍一

從先生點抹或引喻煩複無關於攷据者益加
刪節以從簡若先生前註中有可以補後註之
闕畧者輒敢收入一事兩解可相發明者亦並
存而圈而別之云爾庚辰後百年己未孟夏不
肖曾孫嘉善大夫慶尚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
節度使巡察使大丘都護府使箕鎮謹書

唐玄宗　先天　開元　天寶

肅宗　至德　乾元　上元　寶應

代宗　廣德　永泰　大曆